

新民主主義

總論·西漢時代

上



新民主主義

1945·1·1

俄羅斯人

三幕九場

蘇聯·陀思妥夫著

李 焱 譯

精奮書店出版

蘇聯·內蒙古文書刊行社

中 文 版

俄文版

出版者 蘇聯書局

發行者 蘇聯書店

總店 沈陽東豐

分店 林縣合潤

每冊定價十四元

1945, 6 刊版

人 與 人

蘇聯·西蒙諾夫著
李一鳴譯

地點：列寧格勒
時間：一九四一年秋

第一章

第一節

背景：一個風勢，一個巨大的火力，黑色的魔術被個神像，像旁掛着沙子。火光，硝煙——，在黑暗中，手上拿着機關用的武器。

人物：沙勝，坐在桌子前工作着，克連，哈利托諾瓦穿着大衣坐在她的椅子上。

話題：《戰鬥》有哪裏好？
時代：不，不是，我這一次沒有。

沙母：看這卦，瑪麗，你要作官家的女子，但你不會出門——你生在
這裏也就會糊里糊塗地死在這裏。你的兒子上天去死的。等他
打完了仗回到家裏來的時候，他有病，你得有藥的。她會說：參
娘呵，謝謝你們把我們的祖先三代都玷污了，這才洗不乾淨。是
的，他會這樣向你們說的。

哈妻：只要他還活著，我們就作！他的八卦塔是從吉拉斯波爾（圭一）
學來的，請你再給我寫列寧哥特

沙母：（重新遞紙筆）你還記得嗎？那年，我們剛搬在一起時，我
們的未婚夫的事情呀？那是第一年的春？天哪！讓我想想看！
那是……那是……那是一千九百零八年的事。哦，他們大人在胡講亂
想的，他們將是什麼樣的人物？好！一定會是很好的！可！但實際上竟恰恰相反，我的丈夫並沒有同我在一起好好的過幾天就死
去了，你的呢？對不起，簡直是隻毒蛇。

哈妻：瑪麗法……

沙母：我說：毒蛇——請你不要見怪，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說什
麼。

哈妻：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來了就住在我們
家裏。後來就派他做市長，他自己是不願意的呵！

沙母：我相信他自己是不會願意的，但他們卻在頭步不在先。他們念
頭是想活命。只要活命便做一切！別人都可以的，一個人只要怕
死屈服了，一次二次三次，以後自然全喪失了志氣。你不必對我
解釋了，——我也知道你的爲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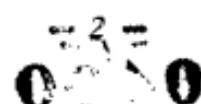
哈妻：（敲門聲）

沙母：（走近門）誰呀？

門外：快開門（沙母放下門鉤，德軍舊、德兵及柯及洛夫斯基相攜入。
柯及洛夫斯基正式軍裝，帶臘頭盔桂章）。

柯：有個女子到這裏來過嗎？（看見哈妻的背影，走過去抓住肩膀，
把她扭轉過來）。

對不起，你怎樣到這裏來的？



哈妻：她是我從小的朋友，你好？

柯：你好了——（看牌）啊！在占卦嗎？3，7，ACB……你病了很久嗎？

哈妻：很久了。

柯：（轉身向沙母手到瓦斯去把，這裏沒有《同下》。）

沙母：（關門，懶洋洋地用手指著門鎖）這是誰！

哈妻：柯先生失頭髮，我們知道是他的時候，是個很偉大的人，還在我們
那邊住過呢，還是說他多麼多個禮來？他說他讀有一個十五年夢，
有見過他的兒子，他的祖先都到那邊去，現在覺得頭髮使人滿
身筋骨肉慄的。

沙母：你等着吧，不要忙，你的丈夫也快要滿身筋骨肉慄。三十個人，
半輩子無可救藥的時候，他馬上就會。舉起來的。你何不趁什麼
不把三十年前帶來的幾件破衣裳，包個包袱算了，隨走的時候，
再給他帶來了，怕碗裏頭上點藥水，做個臨別紀念吧！你那裏
會這樣做呢？你年青的時候，是多麼好的一個大姑娘呀，又漂亮
，又活潑，說你告訴我這一切都到那裏去了？為什麼？我說
你為什麼？好了，好了，給你們。你急得哭吧！我這裏還有半塊
柔糖，從我們搬進以後一直保存到那裏。

哈妻：不必了，我走了，已經不早了。只是請你不要想得我這樣煩。

沙母：好，願意走就走吧！在家裏耽擱了的時候，你就來散散心。——
耽擱也許有咕噥咕噥，但是一旦我的心就散下來的。不過！
對你的丈夫，我說心再也不靜啦！聽聽，讓他滾到那裏去吧！（
送客要出，比他們，個個，九十九個處女高聲）

（東和西別了之後，男人走遠了，沙母《同下》）

沙母：可把客人們都送走了，你睡着了嗎？

瓦麗：嗯。

沙母：跳得厲害吧！

瓦麗：哎呀。

沙母：總是有點可怕，是不是？

瓦麗：嗯……

沙母：嘿，你們這女的嘿，想喝茶嗎？

瓦麗：嘿呀。

沙母：你這是多嘴啊！總是對我「嘿呀」「嘿呀」的，你一切都吵的，你就不會說一句：「謝謝，伯母，給你行禮了，請你給我倒一杯茶嗎？」

瓦麗：謝謝，伯母，請你給我倒杯茶喝。

沙母：那就對了。（迷醉地）

又開活了（稍等）小聲：請你們再來，你們現在有幾天來過一次了，媽友，提起了我的兒子，還替他向我請個安，他好像是你們那裏一個好的一位軍醫，這個人現在在那裏，他有嗎？

瓦麗：他應該到別處去住處去了，因為他不能來，所以才派我來的。

沙母：他真是一個好漢。（整理再起）

小聽，又開火了。你還是為什麼他住不來，到時候自然會來的，（瓦麗走向水槽，飲水）唉！你怎樣不停地喝水呵？一進來就喝了一大半，這煮茶的水，現在還得。

瓦麗：我們那裏沒有水，連塔被炸壞了，每人每天只給一杯水，恨不得……瓦麗端走那暖水。

沙母：那樣，喝茶吧，（倒茶）小姑娘，你是那邊回來的呢？

瓦麗：是游泳過來的，（縮伸）他們那時候沒水呵？

沙母：到時候就來了。現在海上完全的忙，打仗就在進行，等忙過後，（停頓）在喝他們的軍幹的時侯，他們會到那裏來的，他是一個很信實而恭心的人。

瓦麗：他姓什麼？叫什麼？

沙母：從前他叫什麼，我記不得了，現在他叫莫西阿，我們這裏的人，現在都有別號，有的叫瓦西利，有的叫米卡……

瓦麗：我們前在這裏給市長和城主，他的汽車夫，後退裏的熟人也不少呢。

沙母：請問汽車夫？那樣你也可以認識他。據我，在這裏，中國人來回客
你才認錯，他是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呢。

瓦麗：他怎麼了？——（她看見沙母在門口，便走進來）——沙母，入
後母：瓦西利可。（窗外遊戲搖擺一聲）——（她對沙母說）——
瓦麗：我的兒子怎樣？還活著嗎？還在你們那裏做指揮官嗎？

瓦麗：是的，（他託我給你深深的講一聲安（轉身看到牆上的照相）這是
他父親，是他嗎？——（她看見沙母在門口，便走進來）——

沙母：是他，但你不要看照片上的樣子，他的外貌並不是一個優秀的人
物，但卻是個硬漢子，活潑一個驚。

瓦麗：我們那裏大家都喜歡沙弗雷夫同志的。

沙母：他從小就受人喜歡。一生下來就像一顆明珠，到處顯耀，
瓦麗：從小的時候就這樣嗎？

沙母：要，別提了，引人家不停地來找我告狀。我就說：你們自己去扒
他的衣服吧，扒到了，就是他的年歲，抓不到就是算他的好運氣。（沈
默一小時）你關心這些幹什麼？小姐？——（她對沙母說）——

瓦麗：沒有什麼，好玩。

沙母：沙弗雷夫，啊？——不能夠倒以爲「你……」——（她對沙母說）——

瓦麗：以爲什麼？——（她看見沙母在門口，便走進來）——沙母：
沙母：也許你聽起來有意思了。

瓦麗：沒有，他只是喜歡開玩笑；我的同鄉的——他說——就嫁於我的

朱婚妻，自己也嫁為了我是他的朱婚妻以後，我聽是丁斯那壁的

朱婚妻了的茶盤口了。

沙母：朱婚妻？你的，現在還有這個稱呼嗎？

瓦麗：你聽過說說到嗎？

沙母：我不是反對，只是這年月不是做朱婚妻的時節，今天是朱婚妻！

瓦麗：明天也許是窮貓了，正派的婆子就絕倫做不成了（沙母）：因此因
此聽說他們將我們朱婚妻是說成朱死妻了。——（她對沙母說）——

沙母：說著好玩……（沙母）現在這屋子沒有好玩的事？方才來過的
德國人，你沒有瞧他們一眼嗎？

（她對沙母說）：經理

— 5 —

瓦西利：沙母，我像你聽到他們說話的時候，我連聲都不敢動一下。

沙母：和他們一起來的，說俄文話的那個達柯波洛夫斯基，他不是本地人，是一個喪盡了良心的禱告，那個「人從尼古拉巴夫處《聖經》」把他帶來的，我認為這樣一個宗教——這證明我們俄國不是到處都有喪良心的人，所以帶來帶去，總是由那些人（頓時後，看見我《看無能》好了）現在他們都吃喝飽了，如果現在還有人闖進來，那就是上帝懲罰我們了。（立著微動不動）瓦西利！（無人回答）瓦西利！娘子瓦西利！（瓦西利由得穿了窗門）唔，女傭你有什麼，我的用途是純粹由我所支配，一連人也可以贏得了的。

（便盤邊上，伸着赤裸，蹲下一個滿面鬍鬚的男子）

瓦西利：現國法，彼列洛夫那，我睡得真舒服。

沙母：連德國人都沒有把你嚇退嗎？

瓦西利：不，對德國人我有時確實敏感，等你和這位小姐談起天來的時候我就又睡着了。我想，驅魔們多發一會兒吧，（燈光使他夾着眼，坐下）唔，你這張臉上要長毛。

瓦麗：（審視瓦西利後，兩手分開做驚異狀）謝爾吉，你真詭異啊！（註三）

瓦西利：我不是謝爾吉，伊萬諾維奇，莫洛卓夫同志，我是瓦西利，懂得嗎？懂得嗎？

瓦麗：懂得，莫洛卓夫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是莫洛卓夫，而是瓦西利，懂嗎？

瓦麗：懂得，市蘇聯區主席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市蘇聯區主席，我仍然是瓦西利，這也懂得嗎？

瓦麗：懂得，瓦西利同志。

瓦西利：（戲謔）好，既然你都懂得了，那麼汽車在那裏？不是掛了錫，是不是？又是什麼東西壞了，是不是？這是什麼別的東西壞了？

瓦麗：你總是在開玩笑，莫洛……你總是在开玩笑。

瓦西利：是的，我們現在都在微笑，音樂夾雜着，都這樣笑；開懷笑。

瓦麗：我方才等待的看來就是你了？

瓦西利：這機就是我！你把那小紙條帶來了嗎？

（瓦麗從裏面拿出一張小紙條來）

（？！但……如果敵人把你……？）

瓦麗：那紙條上會把的弄到什子裏去。——

瓦西利：如果這話很好《讀報者》看情形在這裏多過得多他幾天。現在他們給我的任務不滿開一枚手榴彈到鄉草帽會館去炸掉它，還說是發覺恩賜的！喂！你們那裏有什麼動向麼？

瓦麗：從海到河邊——凡到的；弗列切娃推孟也在我們手裏，然後跟着庫亞斯卡亞直到海岸都在我們手裏，但要過岸的還有人了。（瓦麗笑）

瓦西利：這很明顯，他們又向南進去了，不要緊，這是打仗何？什麼辦法？你們那裏好在還有消息，烏舉的牛邊城是蘇聯總攻點，我們這裏就不同了——這也是德國人的勢力，老實說，他們在齊齊哈爾怕我，比怕他們更厉害。他們任命那位各別託諾夫先生為市長，但實際上的市長卻仍是奧基翁（門外有人高聲喊叫他們的名字，齊齊哈爾先生喊起來，沙母拉他走他們藏起來，瓦麗高興地說，莫忘入門進來，妙妙走進門。）

沙母：聽呀：（門外又起刺槍聲，急促向外側門，一個倚在門外穿着便服的人，滿身血跡，倒，倒進屋內的地板上。沙母把隨處地攤進後房來。）（沙母在他身邊問道）你是誰？

某：（無力地）你是什麼人？

沙母：我們是自己人。

某：水呵！

沙母：小姑娘（然後取水瓶充裝，瓦麗在壁爐上下。）

某：這裏還有什麼人？我有話說……我就要死了！

莫耶：快說呀！我們是自家人！自家人！

某：我是英國人的……他們看見了我……就……把門鎖去了……我是二級政治指揮員……我……水了……

莫：（以水飲之）你怎樣？

某：我在……嘆……水……（莫再以水飲之，起身一抖身上的瓦礫，把他的頭放下，脫刀走上去，衣服已被撕破，口處流血。）

瓦西：哎呀！他們把衣服都撕壞了，文件一定沒帶上。

瓦西利：（起立，兩手插在腰袋）沒帶上，錯落的雨點，永別了！（他脫下大衣，帶把槍帶到門外，把掛上血跡的雨衣乾淨，早上可能有人來檢查的。（突然以袖試眼）這些事好像已經是司空見慣了，但竟還是忍不住要哭。（向瓦西）你怎麼不哭呢？

瓦西：我不會哭了，我什麼都看見過了，莫洛卓夫同志！連夢想不到的事，現在都親眼看見，我不會哭了，淚都流乾了！（幕下）

第二場

佈景：沙弗羅夫的司令部——某鐵路局的一所房屋，屋內熱氣騰騰，左側有門敞開，禁喝的時候。

人物：沙弗羅夫與依林站在窗前接着談話，潘高謹靠他的椅子，舒滿坐著，瓦西拉伊打字，模彷在牆面。

沙子：已經是第十一天了……克列奇科夫前天陣亡……是前天嗎？依林：消息你在我這裏做收拾器有幾天了？

依：剛死了，不是……三天。

沙子：已經三天了，我們這樣通夜不睡，連日子都弄不清了。你這活寶沒有水算不了，何必用伏特卡酒修煉呢！怎樣？比水好？

依：還好，只是有點兒刺喉皮。

沙子：你通知了那瓦辛了嗎？

依：通知了。

沙子：據說他是一個很好的老頭子？

依：是的，我也聽說他捲好人一個。

沙子：如果他真是一個好人，我也托令他請我的參謀長，依林，我們的大圓門太小了……

依：是的。我聽到了二入了，才沒有回來。或許是被敵人抓去了？
沙子：我不願意說這些話，（沉吟一下）你，你告訴我，這什麼樣的鬼事？——漢都這樣子要臉？女孩子而能自信的去偵察敵情，而你們竟一聲也不響。

依：女人們來得方便些，如果要報軍情，我也可以去呵！但是不會有多少用處的。（開始笑）

沙子：我看這怎麼能防禦那國力向來的槍擊。

依：是的，假在邊的渡口。

沙子：瓦壘是從那邊運河的？

依：從左渡口。

沙子：那裏原來不是很安靜嗎？

依：那時是很安靜的，現在不同了。

沙子：喂！伍日英，給我立筆列於那面旗，是的，我們這裏人太少了，只剩下一個文學家了，但還在寫文章，我只擔心他的文筆永久不會被世人所知道了。依林，我想把他任命為我們的特種科科長。（許五）

依：怎麼，你別說特種科科長……

沙子：完全什麼，只擺佈了，還完全呢？舒蘭本來想保他醫好，結果沒有醫好——壞了眼鏡。

舒蘭：我怕他身過一連坐了十二個鐘頭，不停地扶着他的頭，我的手都酸了呢？打字都困難，——你看不見嗎？它們還在發抖呢？你瞧！到底好了……

沙子：好了，那就水了，將來我們會慶祝，現在我們只知道你還有把性體好，——壞了我們，第一等再打吧，依林有話對你說（舒蘭走向依林，沙子（同時承認）文學家，我們這裏現在實在嫌嫌太少了，我們的人數減得太少了，我們也許都得死在這裏！就是死在

她固執裏，而不以你為懷嗎？而且當時公審，你怎麼樣？

潘：也許是明天就死，而不是在年以後。這你也沒有後悔嗎？

潘：能想像得到。

沙子：那好極了，你有太太嗎？現在在那裏？

潘：不知道。大概是他們的問題。

沙子：是的，她在西西利亞，而你各處裏，？在中午炎陽之下，在連帶一排排的山谷裏…… 沙子：躲在一處…… 她在深夜裏夢見……

潘：其實她實在不會夢見我。這裏已經曉得這事。現在才歸正統了。

沙子：我說我再不想要什麼女人了，所以從現在起，你接受我的

你聽點（指沙）是黨員嗎？

潘：你怎麼了。

沙子：這沒多大關係，彼特羅夫在今天夜裏死了，我請你做我的特務科科長。

潘：是……但是……

沙子：「是」——是對的，「但是」却多餘了。除你之外，我再沒有誰可以請入了，你是個有知識的人，做一件壞的事，比較容易作成的。

瓦：（冤枉從門外入，他是一個高大壯實的老人，穿着普通的洋大衣，腰繫皮帶，頭上輕便而靈巧的掛着一枚步槍）

瓦：奉命來見。

沙子：好，好，請坐。

瓦：幹嘛，幹嘛。

沙子：（向潘）不要再文質彬彬的了，你要忘記你是國文學家。

潘：我不是文學家，我是新知識者。

沙：新知識者也好，都要把他忘掉。

潘：我已忘掉了。（沙子介紹瓦與潘相識）

沙：你在技術學校教軍事學嗎？

瓦：是的，教過，你大概也知道，我們已經編成了一隊學生軍了。

沙：是的，知識，你們學生軍陣亡了多少人？

瓦：六人。

● “哪……誰啊？你猜對嗎？”（沙瑪“兒子”沙依拉）突然醒來，我給她介紹，她（毛毛）非常驚喜。

瓦：（指着墨手）我叫他做“墨”，《增水經》說，雨落沙砾堆，落齊正青，故名。瓦子多在城上大廈，遇雨漏，瓦卒再燃起第二层（錯）。

瓦：我不想，我得要，一如人之下的第三枝櫻。

卷之三

瓦：不一樣，這是從前傳（許六）那裡傳下來的。有個人是些好射手，有一回一位英兵長官把火燒了他，一個布蘭人就舉起槍來，第二個於是反開始叛變的時候，他便睡倒了，第三個英兵開始我們打仗時，他便醒了並，能看，能步行奔跑、不畏懼的。

總不：你們有話，我們說你參加過且戰過我，是的嗎？

瓦辛：是的。

抄子；D：「五七鉛筆筆架？（註二）

五章：政治、社會

（抄于大都秦氏）

五章：如何才能做到不被伤害

孩子：我聽說，你說是發誓，你說二話的說？

本章：第1、2、3節（「新論」）

此，可是的，我，這三個字，都消滅了；只有：第三位多。你那裏面——

瓦辛：現在我還沒有，因為我不惜在身邊，但却保存着，将来能够證明你。

「妙子、お母さんおめでとう。」

· 26 · 舊約略釋文

君子：上善若水，其政以慈為懷。

卷之三

如图3-6所示插入像册页中 350×350 的光盘图标。

卷之三

结论：上腹部手术后，胆汁反流（胆汁逆流）是引起食管炎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機？

瓦辛：（疑惑）我生“命”事件的。

沙子：那麼，你由下命令，你對這事怎樣，能答應嗎？

瓦辛：我同意可以。

沙子：你對「命」事件沒有意見？

瓦辛：我是「聽」到，（苦笑）一九一八七五年。

沙子：算啦，你年紀已經很大了。

瓦辛：一點不假。

沙子：但是，我說了。

（瓦龍上，瓦龍經過，沙子離開。瓦龍在落場後）

瓦龍：（向沙子）：同志！

沙子：你可不能有這樣子，（趕前很詭密的吻她的頰）你使人等得都發急了。

瓦龍：我還以為，上副同志。

沙子：好呀！但，你會我們只說些知曉，一點嗎？至於你的安全問題……你說你還想活命死了一切，我們也很重視呵！明白嗎？方才你人和紅鸞金兒說的是你嗎？

瓦龍：曉得。

沙子：唉，你兩手凍僵了，舒潤（喊）舒蘭！

瓦龍：你當，上副同志，還有……

沙子：什麼也不要你管，去把衣服換了烤火去。

瓦龍：有事沒有報告之前，那裏也不去。

沙子：跟你就，先把你衣服換了烤火，然後有……（突然中止在瓦龍的懷抱之下）。

瓦龍：（注視着沙子）明白了吧？

沙子：明白，明白，那麼你快你點說吧。（作聽狀，急躁地立在桌旁，以手指敲桌）你去過了那？

瓦龍：去過了。

沙子：送到了嗎？

瓦麗：完了。

沙子：稿文在那裏？

瓦麗：在書臺（將文件遞交沙子）。

沙子：去燒火去。

瓦麗：不，還沒有完。

沙子：那麼，你就快說呀！

瓦麗：莫洛卓夫同志讓我帶個信來說，明天夜裏他們搜海鷺的時候不要開槍。

沙子：還有什麼沒有？快去燒火！

瓦麗：不，還有。

沙子：你得牙齒咬緊，你孩子，我讓你去燒火。

瓦麗：就按我那個信來說，黑夜兩點鐘整。

沙子：完了嗎？

瓦麗：完了。

沙子：舒蘭，去呀，領她去換衣服燒火，我不能親自下手呀！給她們梳衣服穿，實在沒有的話，就把我的牛皮大衣給她，再給她條褲子，清楚嗎？

舒蘭心清楚，上尉同志。（攜瓦麗走入隔壁房間）

沙子：這可恨的姑娘！

潘寧：為什麼可恨？

沙子：倔強得很。

潘寧：那還不好嗎？

沙子：我也沒說不好，我是半恨半愛的。

潘寧：半愛？

沙子：（聽到潘的怪音調）是呀，我的意思是同情，怎麼如果我把一個人送到虎口裏去，那我連為他擔心都沒有權利嗎？何況他剛才都不回來……

潘寧：那別他？

沙子：她，女子力的她——瓦麗，你這個文學家也找我的麻煩了呵？

！要是太晚了！

瓦辛：（急切地）

沙子：（微笑）对不起，特務科科長同志。

瓦辛：报告上尉，我什麼時候就職？

沙子：現在就可以了，你坐下吧！

瓦辛：要下狠命令吧？

沙子：好，（瓦龍穿著上尉的軍褲、馬靴、毛皮大衣裹在身上，兩手繫在腰帶，自榮耀房間入。）

瓦龍：嘿！你聽，上尉同志大衣穿著多麼好，歐毛呢毛呢……真好！
（向沙子）謝謝上尉同志，你好，請審到底。

電話兵：政委同志，車站的電話（依林打電話），

沙子：依林，告訴他們，準備渡河（向舒諾），左翼用渡河令，莊莊瓦辛……（轉向瓦辛）你在帝俄軍隊裏是什麼崗兒？

瓦辛：上尉。

沙子：入紅軍服部後時，是什麼崗兒？

瓦辛：一九一九年因傷入預備役，那時是營長。

沙子：現在已經沒有營長的官行了，那就當少校（向舒諾）繼續打下去……（命瓦辛坐到木凳子上，軍官讓坐……（稍停）我還有軍裝大衣，你，這裏只留下穿着舊的一套大衣，你拿去穿吧。）

瓦辛：報告上尉，這事不合規矩。

沙子：我知道這是不合法的，但我怎樣能讓別的軍官長，穿這樣一件破大衣呢？非說你們謀反也是合符……沒有權這樣做，但只因我們能支持到我的司令部，他們會不讓我們的，你說有什麼意見嗎？

瓦辛：再沒有？

沙正：好，你就坐在這個位置上吧。

施林：指揮官同志，敵人逼近我們了。

沙子：（走向電話）是了，有人打來，告訴庄莊不能打仗，必須撤退。

瓦龍：（沉靜地）我明白了，小弟打了這場仗，就是被派來的。

舒諾：他在這裡也扭着心呢！

瓦匪：你幹嘛？

舒蘭：上尉呀！

瓦匪：這犯圍打什麼？

舒蘭：不知道，也許你自己知道。

瓦匪：我還知道，《稍停》公道完全是這樣。

舒蘭：上尉愛聽。

（沙子在旁聽着，大家以靜待動，眼光望着他）。

沙子：廣力山大，五四九他還在。他還怕得到海濱去一次。今天一早他

來就張榜吧？我還沒有出去過呢？

瓦辛：是的，很冷。

沙子：行了，我記得你那裏還有好東西呢？（看到瓦辛衣上的綵帶

），這是一九一五年的新裝嗎？這樣的扣子？

瓦辛：是的。

沙子：好扣子。

瓦匪：上尉你來，能不能給一個武器帶給我？

沙子：可以，你萬一遇到大危險，你拿來，你這次特卡嗎？（瓦辛一聲不響地一飲而盡）我看，是不喜歡說廢話的。

瓦辛：是你，不有話。

沙子：我印有這裏毛刺，但這麼多天關係，我裝會好的。必要時你常提醒我帶我好嗎？

瓦辛：好。

值日兵：左翼我軍敵步兵和戰車五輛。

沙子：值日兵，右翼怎樣？（走向電話忽然喊到（李東芳）敵，我謀民，你們進來了。

瓦匪：舒蘭，我說要得不久我就要出發了。

舒蘭：上尉真是還能再派你出去嗎？我也請求過，但他不容許，為什麼，我實莫名其妙。

瓦匪：很簡單，因為我是本地人，你不是本地人。

舒蘭：又要派你，自己又重着心事（指沙），有時我看看他，他的頭

身過客呢！說到可怕，在戰前他一定是一個威武、女人們的妨害。

瓦麗：他並不漂亮。

舒蘭：不漂亮有什麼關係？他是個壞蛋，我却看開來了，不過現在好了，怎樣，你不喜欢他嗎？

瓦麗：不喜歡。

舒蘭：什麼時候能開始喜歡他呢？

瓦麗：永久不會。

舒蘭：不，要你告訴我，什麼時候，最後呢？

瓦麗：沒關係，你說吧，我是有耐心的。

舒蘭：但我沒有，快說呀！

（沉靜，依林瓦穿著破便裝大衣的柯莫洛夫斯基上。）

依：上尉同志，你從那邊渡過海灘過來的，《白日》上說，你上了岸，要沃特卡嗎？

柯：不反對。

依：舒蘭，給這位同志倒杯沃特卡。

（舒蘭倒入酒盤裡，柯一飲而盡。）

柯：剛從水裏爬出來就牽着我的街，那有不被壞了的道理。

依：你以為怎樣呢？你沉舟渡過海洋，就不分彼此地被撕裂掉，是嗎？

柯：我並不以為……但是……德國人被向我開槍了吧，你還不懂明顯嗎？畢竟如何？

依：甚麼樣便怎樣。就是因為明顯，所以才給你沃特卡呢吧。

沙子：（走向柯）你好！（握手）從那兒？

柯：從尼古拉城逃出來的。

沙子：嘿，這是怎麼的？已經渡過了海灘，然後又轉回來到那裡避寒來？

柯：因為看起來我這村子裏還是我們自己人，我們毕竟是同族人有血緣之中，總算還是一家人呵！於是我就轉回念頭：與其盲目的再

往說走——走到走不到還是問題，倒不如選擇海邊到那裏來安營
一些。

沙子：你有證件嗎？

柯：有。

沙子：噃，連證件都有。

柯：小姐們，你們有刀嗎？

舒蘭：為什麼？

柯：得把桶口的氣閥開。

沙子：（走向瓦麗）怎樣？堵沒了嗎？

瓦：真奇怪，我沒有見過他，但封聽到過他的聲音，我是在什麼地方
聽到他的聲音的？

沙子：聽到過他的聲音？哼！都是胡思亂想，他也不是沙皇派來（註八）
誰都聽到過他的聲音。

柯：被誰果然又有皮，但由哪部份還存在，是上是？

沙子：（答說過了的保證）是，你是什麼階級？

柯：二級政治指導員，依萬·費得洛維契·瓦西里柯。

沙子：那我們是同名了，怎麼，受累了吧！

柯：少受。

沙子：現在暖了吧？

柯：暖了。

沙子：你還是換件衣服，吹吹乾，我的軍衣外套在那裏，等會我們演戲
你一下，把你一切適當的服務，你這都是人所不能的，所以建議
你幾天假休息休息都不能，明白嗎？

柯：明白。

沙子：（柯起立欲行）（突然）你的部隊齊嗎？

柯：（迅速）第一三七團齊滿。

沙子：閣樓是誰？

柯：裴斯諾可夫。

沙子：政委？

柯：吉明。

沙子：好了，去吧，（柯出）依林，潘寧還在這裏吧？

依：還在這裏。（走至沙子身旁）

沙子：你告訴他，讓他和他詳細談談，這瓦西連柯好像是個好人，但是還需要談談，這是應該。（依林革命出）

瓦寧：我確實聽到過他的聲音，依萬尼爾吉。

沙子：還是你那一套，喂！你坐得倒很舒服？該去睡了，明白嗎？

瓦：明白。（依林與潘寧走過）

沙子：亂你勞駕，去睡吧。不然總是「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呵」！當然咯，看見一個漂亮的軍官，還不想試試他的臉嗎？於是就「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模樣，又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你的聲音……」好了，我還是招說笑。你睡吧！睡吧！

（依林上，瓦寧與舒蘭下）

我心裏着急的是格羅特到那裏去了，依林，~~如果~~我太着急了，他倒底是個軍醫，而不是機智察員。

依：軍醫又何妨，醫生們是萬能的，住着人都看到上面。

沙子：那末認為他已經到達我們正規部隊了？

電話員：指揮官同志！扎列夫斯基的電話，敵步兵進襲。

（潘寧疾向及洛夫斯基上）

沙子：（走向電話）瓦辛同志，穿上大衣（取掛機）你去你那裡擋住，我就去。

柯：（注視瓦辛）伯父，少校同志，請問？……

瓦辛：什麼事？

柯：（注視）我剛剛突顯出來，有香煙嗎？少校同志。

（瓦辛向衣帶中取出煙袋，仔細地倒煙草在火）

瓦辛：（沉着地）我可沒有見過你，請問，你這兩錢？

柯：瓦西連柯，二級政治指導員。

瓦辛：但是我，我沒有見過你，（稍停）你有火柴嗎？

柯：謝謝，有（瓦辛藏好煙袋，疑惑地走出，此處）

沙子：（聽地説）怎末，衝上來了？扎列別那亞呢？情況一壞？好，就去，（放下磚頭）大家勢必全體立勤了？依林，你坐汽車趕到扎列別那亞去，瓦辛同志你跟我來，潘寧，你率領共餘的人到第三連去，快！（指揮蘇洛夫斯基跟潘寧）瓦西連柯，你和我同去，去拿步槍，好，我們走吧！（幕下）

第三場

佈景：與第二場同

台上燈光漸明

舒曼上，因眼哭得腫腫，沙子及瓦辛上

瓦辛：今天算無事了。

沙子：嘿！只是可憐依林，像（向瓦辛）他這樣受，何必挺直着腰梗往上衝呢？

瓦辛：在上次槍械戰爭時，我身上就穿了六個洞，這次這一個還沒有完。這樣算來，我還可以受六次傷，仍舊死不了。（稍停）但……如果……那就或仁好了，起碼給別人開清條前進的路。

沙子：我不願忘掉你這些情，不是別人，而是你和我們還要繼續往前進呢。斯大林是怎樣說呢？他說我們還要往前進呢！是的，只有往前進沒話講！（沉思）斯大林……我跟瓦西利也推赤，有時候不懂這個，不懂那個的，但却永遠相親著他。當我那犬聽他談起廣播的時候，我的腦還沒有好，句子在耳朵裏混成一片，但我却幻覺地很清晰地聽到他說：沙弗諾夫，一步也不許退！就是死也不許退！勉力支持不許退，受十次傷也不許退，是的，這也是他親自對我說的。

辛：你真是個幻想家！

沙子：是的，一點也不錯。連你也是一個幻想家，我們俄國人都是些幻想家，正因為這個，我們打仗仗來才比別人勇敢得多呢。你是應該了解我的，因為你是參加過上次大戰的，走，我們去商量商

量，決定今天夜裏派誰去。（沙子裏，辛苦，潘寧上）

潘寧：怎麼你這人真夠醜了。

舒蘭：沒有麼……（哭泣着）依林真可憐呀！我們也受了……

潘寧：舒以！

（依林含著的淚汪，一聲不響地走到門牌房去。）

瓦麗：（上）這些事啊！方才我給弟兄們聽了後，敵人們向我們打來的炮，汽車給打壞了兩輛，真心痛，不過，真還好。

潘寧：怎麼，老虎不能用了嗎？

瓦麗：不，還能用，我對它說，你到修理廠去吧。它回答我說，汽車大同志，請你我可在這裏，於是我就說，好，任由你吧，於是它卻下來了，嘿，它就那樣小車子，真勇敢呢！

潘寧：你是同依林一起去的嗎？

瓦麗：嗯哼。主要的是我對牠說：讓我再送你一段，我們會很快的穿過去的，但牠說：不，你不能再往右去了，我要一步走一步跟牠吵了一會，他不聽從，我只有停下來——軍人是要聽從命令的，如果他忘了我的話，坐車子去，一切都小成問題了，我真可憐他，潘寧同志，救不活可怎麼辦呢？

潘寧：有什麼辦法，瓦麗，在戰爭裏這些都是免不了的，無巧不成劇呵！

瓦麗：我小孩有什麼，只是舒蘭……你大概也注意到了……

潘寧：是的，注意了。

瓦麗：（小聲但肯定的）你知道嗎？他們兩個已經安排好了一件事，戰爭結束後怎樣誰也不知道，但他們已經決定在三十一號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結婚，今天是三十號，他竟受了傷，潘寧同志，你說她想看，這多麼啊，所以她才不停的哭吧。

潘寧：（強忍着瓦麗）這都是你促成的，瓦麗，是不是？

瓦麗：做甚麼？

潘寧：方才所說的呵！結婚！……三十一號夜裡……這樣美艷些，點藍調，又可以增加人們的同情心，所以你就編造了一套，是不是？

瓦麗：到底些，那道還說不好嗎？

潘寧：不好呀！

瓦麗：要不然這是怪可惜的，他確實是個好人。如果有個好時……那更可憐了，真要使人流淚，他的太太現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如果他死了，他太太在半年以後才能知道……我跟他的媽也哭。

潘寧：（沉思）是的，他太太半年以後才能知道——你我得見到，幫助人。

瓦麗：真的嗎？你不是在開玩笑嗎？

潘寧：不，不會開玩笑（稍停）瓦麗，你會卸手槍嗎？

瓦麗：會呵。

潘寧：無怪乎你是個司機的了，什麼都會，請勞煩，帶幫忙，替我把槍卸下來，我可用布把它包起來。昨天發生一件事，不知你聽說了沒有，夜裏我們到斯洛巴達去了，大家都有點擔憂。我現在是特務科長了，於是我不得不把這東西提到手裏，領他們去。

瓦麗：我早聽說了，弟兄們已經對我講過。

潘寧：請是講過了，恐怕最精彩的一段沒有講習，後來有一個少尉走進來對我說：段委同志，請您把槍交給他們，讓他們察一察，不然槍管裏都填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槍彈都會放下來的。

瓦麗：（微笑搖頭）還有可笑的事情呢。

潘寧：什麼事？

瓦麗：他們說：以為你的手槍裏不是槍，而是香水、牙刷和牙粉，是真的嗎？

潘寧：（隱晦）是真的，不過這樣很方便。（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你叫過我嗎？

潘寧：（低聲向瓦麗）你到屋角去把它擦擦，隨後我們就出發。（瓦麗走向屋角去擦槍）是的叫過。

柯：請問什麼事，因為我是從大街上特地下來的。

潘寧：沒有關係，不必急。我有一件事要促請你的注意，如果下次你再這樣隨便地給人，我就把你送交軍事法庭；今天剛剛任

命你爲了幹出點兒，你先……

柯：民工頭，我前天打聽過你身上有一副好牌，你這回要搞其他的人，別忘了你自己的……

潘寧：對不起，對不起，我不能說出這不正確的意見。你也不是一個小孩子，應該要知道，在這個情況之下，應該就地正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說是軍法處罰。……

柯：請你回答，我這還不是……（小聲）一言半語，這是我們白人談話，說來還有什麼功夫？你那樣的狗！他坐得死，你也活不了，大勢去走一走，所以他們快了，我就給他一槍……早曉的事。

潘寧：要叫你怎麼着吧，人也好，她也好，反正是一個死，這叫什麼，勇氣！這真還是鴉片！

柯：但我要說這問題也有所不存阿！

潘寧：看見了，誰都看見了，但說我這就是殺家，我們這裏還有軍法，先輸，安吧，說完事！（柯下）

瓦薩：潘寧，你聽啊！請你幫我想想，我從前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

— 潘寧：誰的聲音？

瓦薩：我不認得他的。

潘寧：不知道，瓦薩，我上哪裏去呢？包裝，瓦薩，新裝好了嗎？

瓦薩：就好，一，二，就好了！

潘寧：我們走吧。這件事讓我們駐了地方再慢慢審吧。不過我們得先走一下一個的，我讓你把車子開到那裏停，你我開到那裏停下，不准隨着車子跟我跑。

瓦薩：是的，我是同志，不應該跟你跑。

潘寧：這就對了，我是個大人，本來就不會……命令，所以事先要把你留住，請你一開頭更怕我。

（二人約下，沙子與瓦薩上）

沙子：我真同情你，壓力山大。瓦薩和也維志，取你合法的消息，倒不是這樣，又沒有其它好的辦法，今夜派你到第三邊去值夜，因

爲第三這是我們的領事館，你林他已經受了傷。這是你的所知道的，所以今夜的安全就全由你來負責了。

電話員：（自語像前面說話）上廁所去，第三邊的電話。

沙子：就去，等等我試去。（沙子下，柯丘洛夫斯基上）

柯：你好，少校同志。

瓦辛：你好，三都政治指導員同志。

柯：上廁不在這裏嗎？

瓦辛：他往來。（停）

柯：我真希望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的，少校同志。

瓦辛：我已經說過，我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你。

柯：也許我看見過你，而你却沒有看見過我。

瓦辛：也許。

柯：你是不是在尼古拉城住過？

瓦辛：住過，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

柯：也許正是在尼古拉城住過吧。

瓦辛：也許，如果你在那裏住過的話，請問你有何貴幹？

柯：我來領彈藥，但這要報告上尉的。

瓦辛：不，報告我也可以的，領槍彈嗎？

柯：是。

瓦辛：批你？不，（寫條子）到謝明諾夫的辦公室去辦。

柯：（接紙條）不要上尉批准嗎？

瓦辛：用不着。

柯：對了，實際上你就是這裏的最高長官呵！

瓦辛：（憤然）什麼話！最高長官是沙林諾夫上尉，本城衛戍團司令是他的參謀長，這點你該是曉得的。

柯：當然，我這樣說的原因是，你的階級和所處的地位不相符合，使我有點驚奇……

瓦辛：（起立，但忙我所察的是：你的地位與你的思想的不想符合；你所說的話和你所做的事不相符合，我們說話的內容應該非常

(沙子不耐煩) 不耐煩！

柯：(緩緩坐下) 你怎麼啦，少校同志，我是無意的……

瓦辛：(憤然) 跟長官談話，要站起來！(柯起立) 你可以走了，我這裏沒有什麼事了！

沙子：(上) 什麼聲音，你們在這裏爭論什麼？

瓦辛：上尉同志，這裏談不到爭論，我是在糾正二級政治指導員錯誤的態度。可以到第三連去了嗎？

沙子：是的，是的，可以去了。(瓦辛下)

你為什麼和年長的長官爭吵，下次不許你這樣。

柯：報告上尉，我並沒有同他爭吵，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便談談，而他竟發了脾氣，簡直是個……知識份子。

沙子：什麼叫知識份子？你軍訓沒有知識的東西，你連這個字的意義都不懂，還得意呢……如果把你這樣的混球送到大學去，受上五年課，那你也會變成知識份子的，如果不愛這樣的罪，那就就成不了知識份子，就是這樣一點區別。我是不許任何人欺侮上年紀的人的，你可真會說：『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便談談』，怎麼，難道說他不是我們自己人嗎？當你光着屁股在桌子底下爬的時候，他爲了打德國鬼子，已經得了三個「衛士」勳章了……去吧！

(格羅波上) 格羅波就是你嗎？

格：是我。

沙子：活人？

格：活人。

沙子：也許不是你，是你的靈魂？

格：算了吧，那裏有什麼靈魂，靈魂在天空裏飛過，而我是在地上用肉身的兩隻脚走來的，儒學是不能承認靈魂的。唉！看你們這裏的破舊樣子！你怎麼不換換官邸呢？

沙子：何必，他們撞過一次釘子，下次就不敢再來了。

格：有道理。

沙子：（喊）舒蘭，你快點回來了！（舒蘭上）

格：你小？舒蘭！你好？女主人！你好？溫柔的女郎！

舒：你好，格羅特同志？

沙子：快替他預備些吃的，既然瓦麗來了，我們這裏有他的份的。

（莫）瓦麗！（瓦麗上）

格：你好？瓦麗！你好？嚴峻的女郎！你近況可好？向諸位小姐！

瓦麗：我和別人一樣，格羅特同志，大家怎樣，我怎樣。

格：那哪些大家都是怎樣呢？

瓦麗：大家那就難說了，一人一樣。

沙子：嫂！你們怎麼不喜歡呢？他活着回來了！

格：（握手）她們是不歡迎我的，她們把我當作一個壞人看，她們不喜歡我的心直口快。

沙子：他們是指誰說呢？

格：比如舒蘭和瓦麗，一般說來，她們女人們全體都不喜歡我。

沙子：嗯，小姐們（做勢使出）（舒蘭瓦麗下）你去過了嗎？

格：去過了。

沙子：有什麼消息？

格：有消息，說我們準備進攻呢！

沙子：是嗎？那我們全體都得殺了，格羅特是不是？

格：也許。

沙子：唔，格羅特，還話我對誰都沒有說過，現在要對你說了。我有時候真想活着，讓我和那些——我向他們指的人——都活著！是的，活着！你方才說的什麼？他們要進攻？

格：可能。

沙子：你向他們怎樣報告的？

格：就照你的吩咐。先讓他們發教，但如果他們影響到全體行動計劃時，那我們就不要培根了，還有，我們無論如何，仍然還想活着，這也說了。

沙子：這話也說了？

格：也說了，就是不說他們也會體驗得到這種心情的。

沙子：他們給我們的命令是什麼？

格：關封的公函我當然不能帶，因為我是裝扮一個逃避紅軍的舊地主。至於口頭命令是堅持，堅持，堅持！詳細的情形，由張威給我們送過來。

沙子：再沒有說什麼了嗎？

格：沒有說什麼。

沙子：哎，那麼是，詳細的情形，什麼時候開始進攻，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格開：沙弗諾夫同志，詳細情形，我接成的軍事局的王恩列申呢。我一見過將軍了的，他不想讓我們搞獵子，所以只說些吧！

沙子：到他的裏去不好走吧！

格：我自有辦法的，有的地方設哨站，有的地方設哨鏡，有的地方設埋伏，這是道聽途說的。將軍本不是於我回來，他私情很重，留在這裏吧！我回答說：我的性格不允許我留在這裏。然後我問們，那裏等我的消息會等得更急的。他說：我很快地就由派人去通知他們的。我說：他坐飛機，我騎牛並追趕，要比飛機快得多呢，於是我就來了。

（老人入）

老：各位好？

沙子：好。

老：我有一件事來向你請教。

沙子：請講（聽候）這些事都應該……

老：不僅我自己，還有兩個人呢。

沙子：那末，你們要我怎樣呢？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向我請領有什麼用呢？如果上場於糧食，那我就發多少，就發多少，每人都是一平均分配，我領多少，你們也領多少。

老：不，我們不是爲了吃的。

沙子：如果是爲了吃的，也是一樣呵，我分多少水，你們也分多少水。

我尊敬老年人，但是水每天只能發一杯，大家都是一樣，實在沒有辦法。

老：我們也不要水。

沙子：那麼你打什麼呢？

老：我們要發香料給你。

• 沙子：要步槍嗎？

老：做什麼？你老子怎麼說？打德國人呵！

格：有你當過兵嗎？有你說。

老人：我們被他們打，他們的槍比我們多，有的參加過日俄戰爭，有的參加過八國聯軍，有的在大戰役裏，我託上帝上了他們的勾搭，你老子說他要打德國人。《謝謝你，老爹》

• 格：老爹你真好，你老人家真好，到了這上面是你法國年紀啊？你都是好好的才來到我們這裏的吧？

老：是的，我還想在小時候就到，可是太晚了說又說呢？

沙子：《趕走趕回的人》這話聽，說怎麼回事，不外乎辛苦勞碌萬事，是向來不打仗的，但他們打的還是很凶狠了。（《火》我一定要把你們中國人打倒，《一二·一反暴行美老人》你這仗打到隔壁那裡去！）你收你住嘴！

老：什麼？你真會？還手一定能夠打它？（下）

沙子：醫生，他說，這是小孩子的病！一時她感覺到精疲力盡了，但很快的更精神了，她說：「我活不了了，但他們又會福地起來，有時候他們會用盡一切力量，也活不了了，但走起路來還是很有勁，自己領着自己走。適合他們的底蘊的氣氛，與他們對頭的波才開始行動。沒一去，只可以小孩子的寶寶有計劃上，而這些他們從來留在他們的懷抱內的人，當然，是對內地敵人後方的猶豫遲疑，這樣看來，明天又真又真不了要跟人打過去了。

格：要還手？

沙子：要還手，打那一頭壞蛋！（《謝謝走入中間的門》）

老：我還沒有發涼的心愛，五、六天以前，你就感冒不減的。上帝

跟前，你這樣外露她，我看這叫不懂情理，心說：「在眼前的了，人生而必有性的享受？什麼，這時你現在性子還……」起先還有氣的時候，你到上邊拿過來就是了，這不就易如反掌？她也很正你，這樣一來，什麼一類的連心話有了。

沙子：別納斯！我只是為她擔心而已，沒有别的意思，我們還是打仗吧！（瓦龍上）

格：是的，打仗是一件嚴重的事，瓦龍，連女人們都站到的誠來了，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派女孩子们去冒險的，沒有你們，女人們，我們的人生便失去了意義了。

瓦龍：打這說，我們女人除非增加你們男人們的人生意義以外，就不能做別的事了嗎？

格：當然，當然，上帝的創造女人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給人生加了點色彩？在心事的時候，人生是比任何時候需要點色彩的。

瓦龍：我聽你這意思，人生是一枚樂章總，上述還要搞玩意兒嗎？

格：就是，這對又怎麼呢？很可能呵。有些人就不明白，為什麼一男一女兩個人互相地望着，就會不約而同的微笑起來呢？我堅決地為女人是人生的點綴。

瓦龍：你的話，你說我同志，我聽不懂，

格：為什麼？呵！

瓦龍：因為是你刚才所說的，我很願意打你個嘴巴，我不喜歡你，正因為是你這那壞肉。

格：但我並不一定要人喜歡呵！

瓦龍：我們是多餘的，歡迎這個問題。

格：怎麼多餘？這是我們對女子所一向的角色的觀念，在原則上的分歧，你說尼古奇你犯了嗎？

沙子：有點。

格：給你一九四怎樣？

沙子：不必，現在對我們的勸勉就是把你向日的時光帶到我們這裏來。

格：解決這個問題，在醫學上是有效的方針了，那封信就去了，我們

借過幾盞燈，幾次一樣的要有人陪他不醉的來！」
瓦麗：「聽來了，我認為這應該活潑的胡說八道，說烏鵲死了的
，却沒發活了。一定這樣。（下）

瓦麗：你跟了我？

沙子：當然跟了，那是需要用車載的，這不是轉輪盤嗎。

瓦麗：開吧，開了我就跟你回來了，才打那轉的我，你不也轉輪盤
嗎？

沙子：當然跟，就是轉輪盤也得加以思考的，不能像你那樣不用防範。
瓦麗：怎樣？

沙子：這怎樣？我坐在你車子裏，咯吱咯吱地響得我心痛。

瓦麗：你沒有聽他說，那是她說她坐得好，我是按照規則規矩坐的。

沙子：不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你忘記了剎車。

瓦麗：沒有忘記！

沙子：忘記了，我說你忘記了，你不要欺騙我，你不要以為我對你客氣
，你就欺騙我了。

瓦麗：我什麼也沒有以為，我只是說我沒有忘記剎車。

沙子：好了，好了，算我說錯了，你可別向我瞪這麼大的眼，我會嚇跑車的。

瓦麗：（笑）我要怎樣開，你就怎樣坐，我是指開汽車的，因為我是轉
輪盤的，明白嗎？

沙子：明白。

瓦麗：你這是太過睡覺了！你已經三晝夜沒有睡覺了。

沙子：你有那裏知道，你現回來？

瓦麗：我知道，我聞到。

沙子：聞到？

瓦麗：財物聞到就是了。

沙子：想……（稍停）嘿，瓦麗，我的好瓦麗。沙漠裏的小船頭，兩天
以後你又得跑一遭了。

三百三

沙子！有什么好笑的？ 什么好热闹没有。我像本没有你一样！罢了！罢了！
不然，我这一辈子就虚度在你身上，哪能行呢？

互聯：為什麼？

老子：不該你就是不派人，一派3000人就你小聲兩句心，明白嗎？

五臟：明白。

老子：混沌你得先有两口子，要生出天地来（《道德经》告诉你他想过的宇宙创生法）。

如何如何改學而特盡亦請你通知他。但還不外用一記，只教有熟
一句也不錯。

瓦砾：詩。

沙子：不是好不好，是你要這樣做，你已經去過兩次了，第三次還得你去，因為你總要你媽來這。

瓦羅：依萬尼奇特，大家都說他們••••••但他們說到你我的時候，一定想像着一隻偉大的老虎。但我不這樣。在那泥古拉城，我們的小房就這樣在草上，房前是一條小河和一些小的青苔。我在窗邊上，會望這一架小鞦韆，當人們對我說••••••的時候，我就立刻想起那兩枝小白蘚來——還也許不太好吧？

沙子：不太好。

瓦屋：當我每次想到小白桦樹的時候，我常常一氣的想，你哥站在那裏……，當我想起你哥的時候，我就想起你哥站在那裏這時我真要哭。又想起那火車站，一列列地開着火車，沒有你。我還又想起你那小木箱。一切一切的都令我心酸。想起你以前的那個老頭子那樣子好笑嗎？於是又想起那枝小白桦樹來，也許並不很好吧！我忍不住笑了。

沙子：不，這很好，我們大概都希望支票能由你開寫的。一個人有一
個人的思想。等你來的時候，你會知道的，我太傻了，不過
也不可大意，我本來要告訴你一些事情，但算了吧，等你回來以
後，再慢慢說吧。這只是

瓦羅：如果回不來呢？

沙子：如果阿不都拉汗，那就說更沒關係了，《以大欺小，個人渺

人教·新课标·高中物理

沙子；简直不_可形容了，睡不清。

27.12.1998 : 第二回の会合、即ち各会員の調査報告会。

沙子：shā zi?

瓦門：給小寶貝打個招呼吧——推燈。——（高興地）聽吧，我的小寶貝……你還喜歡我嗎？可是，哪多像你的老子的小寶貝。

沙子：好，等你醒来，有沙巴，手翻了。

瓦麗：如果回來，你連貓子都不刺了嗎？（稍停）如果這樣的話，還是回來吧……（掩嘴）

沙子：我還不曉得。

万能；蚂蚁也不行嘛？

沙子：不行。（苦笑。沙子含墨，随即入睡）

夏威：你不知道嗎？我真地害病，我地不快活的！第二次還有些好些，現在我一到夜下病了。我骨頭痛得要死的，腳來扭轉你媽割鬚子。
你一定要在等，大家都要在等，你怎麼不說話呢？（發現沙子已入睡）喲！已經睡覺了？這才使我睡不着呢？（推向沙子處處勸他，然後轉過頭來倚在桌子 上，輕視地喝道）……他走
那樣遠，你怕他累壞了。

(三)

卷之三

25

人，不以爲能。故其後也，西擊秦，滅六國，又擊東方之國，皆取而置之焉。此皆子房與其計謀也。

第二幕

第四場

佈景：哈利托斯夫的家，一個地方私醫的複式家庭，一間大臥室，同時也好像是一間接待室，有門數個，裝飾二：一為碎面，一為白色的牆紙。

人物：亞東旁坐着維爾西和羅生別，維爾西啜吸著香，喃喃地在背誦着俄文。

羅：（打開帶拉鍊的旅行小袋，拿出許多遺物，照片和各種文件，攤佈在面前）怎麼，維爾西，你還在練習俄文嗎？

維：是的，還在練習。

羅：那很好，因為我們不會很快地離開那裏的。

維：你覺得戰爭還要拖延得很久嗎？

羅：戰爭嗎？——不，不會很久的。只是戰後……侵略者可以蔑視被他征服的民族。但是他卻別要堅守他的諾言。那怕那種誓言像狗叫他得喫，在外國是什麼人也不會信任的，這兩點。

維：可是你却信任哈利托斯夫呵！

羅：是呵，還是因為他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假裝俄國援軍到來，他們

卷之三

• [View Details](#) • [Edit](#) • [Delete](#)

险：(1)“ ”

政治小説

：你看，一言論，也是決然落選的人，這也並非沒有道理那樣被選上來的，你說是嗎？

验： $\{f_i(x)\}_{i=1}^n$ 为常数。

• 41 •

卷之三

第二章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策

「問她們的丈夫們也許不像你，而是純粹的俄國人，是不是？」

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上尉先生。

羅：不，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請告訴你太太，請你們停止攻擊我們的蘇聯。

（哈下）

蘇見了嗎？她知道，她的姊妹都有丈夫，可是一直沒有。另一位是少校，當然，是不外這樣很難確定，但這位少校是明天會在這裡出現，而她——這位少校的大姑子，卻沒有丈夫。卡列寧和我們，而不會讓我們來打死她的，實話說，我也是很同情，現在你明白了吧？

（哈婆特茶具上）

請問，哈利托諾夫太太，你的姊妹們都有丈夫嗎？

哈婆：都有，上尉。

羅：他們都是俄國人嗎？

哈婆：是的。要喝牛奶紅茶嗎？

羅：不！請你不要憂愁她們的丈夫是什麼人。我有話要對她們說。她也是俄國人。

羅：我不是這個意思，請你不要被我誤會了。我有話。

哈婆：那末你不能把水遞給我吧？

羅：（起立）拿來吧！我們馬上就去。

（哈婆下）

（向她揮手）你看，你快點呀！——（她去了）

（二人走入隔壁自己房中）

（哈婆持水壺上，哈跟上，衝上去，說：「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哈：喂！你卻發什麼？

哈婆：我在祈祷，請上帝保佑他們。

哈：保佑誰？

哈婆：保佑我們自己人。

(哈太太：你什麼時候才能學會少說些壞話？(哈太太：坐下吧！))

哈：我已經學了三十年了。

哈：就是你這一派。

哈太太：怎樣的？

哈：(輕聲)瑪莎，過來，你到沙弗諾瓦家裡去過了嗎？

哈太太：去過了。

哈：我把你說的話都說了麼？

哈太太：都說了。(指修)但是我真討厭這樣做。

哈：討厭？如果他們把你打死就不討厭了嗎？

哈太太：這對你死後有什麼關係？

哈：很簡單，你明天再到她家裏去走一趟，再把提心吊膽現在痛苦得多，明白嗎？我痛苦……，讓我的臘像嚇人，或我像他們那樣大喊大叫。我簡直不知怎樣才好，告訴他，我剛剛說起那些人：當你到這裏來擔任市長時，我並不願意，記住了嗎？

哈太太：記住了，只坐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呢？

哈：坐了這都是些實話，爲了我怕她在地獄裏受上近半個月，也不圖她一毫錢地活在這老命……心甘情願……活……看她那老頭子，她自己，有錢的時候她太愛她兒子，她決不會告訴他，這個人他不喜歡他們，但她可比活著的人更難聽，更難看，更難聽，更難看……她的市長已經被打死了，我不願這裏的市長也被打死，因此她要我記住——這就是我。

哈太太：天哪！與其她有這樣可怕的兒子，倒不如我向願意把你打死了，我倒願意你活著起來。

哈：(輕聲)你有理，但很抱歉！她那裏夫？那體面的財產呢？財產沒有你我，仍舊是財產；但是她沒有了財產，我一定不懂了。鬼喲，沒有財產怎麼一心不亂，等一等了，你這老頭子，你明白了些？

(門一聲關上)

哈：她幹的好事！

（哈走出與沙母同上，沙母氣憤憤的，頭巾歪在旁邊）

沙母：可惡！野蠻們！

哈：小畜生！

沙母：打死人了，就在我跟前打他打死了！

哈：犯誰打誰呀。

沙母：丹娘，我們住隔壁丹娘，她就要生產了，我想無論如何，你總該是了解的，我試着她來找你，她真瞎了眼，找到了你這畜生了！她的兒子就躺在你的窗底下。

哈：不要吵！她被打死了，與我何干？

沙母：完全有關，五點鐘以後禁止行人，這是槍禁的命令，是不是你一字公佈的？

哈：不是我，是薛維司令公佈的！

沙母：是你！是你這可恨的東西公佈的！

（新生別開聲自隔壁房間入，立於門側）

羅：誰在這裡吵？

沙母：我在這裡吵！你們為什麼把一個女人，在街上隨隨便便地打死？

羅：什麼女人？

哈：她……她們到我這裏來——是她的一個鄰居要生小孩，在街上走一梢兵就向她開槍了。

羅：是的，他做的很野蠻；貨幣之錢是禁止行人的，所以那個是裝着之些打死的人，女人也好，不女人也好，都是對的。關於你呢？

（向沙母）因為在貨幣以後行路，我也要把你拘起來關掉。

沙母：對吧！把我也像她似的一死吧！（奔向新生別）我恨不得用我那一隻老手拖住你的喉嚨，把你……

羅：（向新生別房間、銀洋地）勢必也得請你上級刑台了。

沙母：隨你的便好了！

羅：（向哈）她姓什麼？

哈：沙弗諾瓦。

羅：她家裏有人在軍隊裏吧？丈夫？兒子？……？

哈：（急切地）啊……沒有，哪，也許有……我不相信……沙母：是；丈夫
沙母：有，丈夫和兒子都當兵。

哥：（值日兵！）看來只有把你殺死了。

哈妻：（奔向沙母，想互相抱，被立）我的兒子也當兵，把我也殺死吧！

哈：我憎恨你們，憎恨你們！

哈：瑪莎，你……

哈妻：你們這些畜生手，我憎恨你們，但是我們——還有朋友，我們的
兒子都在軍隊裏，是的，都在軍隊裏！（啜泣）

哥：（值日兵！）把她們送到指揮部去……（命令完畢後）把這個人頭巾
的帶去（指哈妻）把這個留下。

哈：站穩，上尉，她下次不會再這樣了。

沙母：跪吧！跪吧！跪到地上叫幾個誓言吧！（值日兵趕前抓住他的手）

（向哈）我本想咬這個德國人的狗臉，現在倒不如叫你一口痛快
些！（向哈面上唾去）

（值日兵把沙母拖下，哈头無能感力地看著）

哈：上尉先生，你不要理她，她有點……的毛病，她不過告訴同學朋友
朋友。

哈妻：（向沙母）請你放心好了，醫生，看在你的身上！（向哈妻，一字一板地）
我才諒諒了你的太太。我們本來忘記你轉職的事呢？無論如何你會

給我開了十七個共產黨員的名單，而且她又加上了算帳，你又

指稱我民營局長加重利害的挑撥的地方，你只告訴了我的半邊，你
那半邊猶豫在什麼地方，你說……好了，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還

好像很像你太太那邊，有給我們做了這樣大的惡功，她不但不
有半點悔，反而火起來了，她本來打算為我戀愛她而歸。

（走入隔壁房間）

哈妻：（聲音低弱）這都是真的嗎？

哈：真的，是的，真的！你聽不聽我——這樣訓誴了一頓，還沒有
真打她一下！（接着心事重重地）我怕……我怕……

哈麦：我不倒苦茶，我對她說：你別聽我，你說的是你自己的話，你
列，你去上廁所吃了它。」

羅：（到廁所邊上）哈麦！先好來，下了廁所了你真福。

（坐下）

鐵：（低着「下廁所」那樣子的頭）你說的又不是我，我剛纔說的
在少數的，你聽得見，……（坐下）

哈：有！

劉：你說了？你說少數的，就是少數，對嗎？

哈：對，對，之後，上帝一樣。

劉：上帝？上帝？大人，這「上帝」的說法，是少數，陌生？

哈：是這樣。

鐵：他怎樣？你怎麼樣？

哈：沒有，大人，沒有，沒有。

劉：你才少數，比旁人的時候，有些麼誇張的，是不是？虛偽？

哈：是這樣。

劉：不是「應該」，而是「事實」上說不遠？

哈：是，確實。

劉：我：說「人」的情況不遠，但「上帝」的情況遠嗎？

哈：不一樣，上帝，前朝後朝，都是皇帝的，前朝，可是你加蘇聯以
後，皇帝的情況和你說的一樣了。

羅：你說的怎麼回事呢？

哈：是了，上帝先生，我很懷抱這種神。

劉：如果把你上帝說不存等同了，上帝你就不會再有別的情況了吧？

哈：當然啦，上帝先生。

鐵：那末，請走近些（以手機測距，搭著頂上皮的用指給看）該算
這人嗎？

哈：是的啊。

羅：君子，你認識這人。（以手指觸月亮哈）王家「王家」，很懶惰，
就可以讓你心存惋惜，你可以心滿意足了，在此距離不在取遠處

「這就是你說的『想吃』嗎？但是很怪，你總可以不必再說出了一。

$$\left(\frac{1}{\sqrt{2}}, -\frac{1}{\sqrt{2}}, \frac{1}{\sqrt{2}}, \frac{1}{\sqrt{2}} \right)$$

卷之三

28

- 1 -

（“我”：）你到底有没有？那就再问一下吧。（转向哈）那整

卷之三十一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Vol. 33, No. 3, June 2008
DOI 10.1215/03616878-33-3-629 © 200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時事新報》上說：「……我們對他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他不是一個可惡的人。」這已經是很容易想像的了，因為當時上海的報章上，連一個像样的報道都沒有。

卷之三

說：「我這刀子是什麼刀子，把他砍死就擰斷好了，你那
槍子是誰給你拿來的？」

从1994年至今，中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耕地面积不足100万亩。

（丁东）你算算人情的这一套，这好比在女人面前撒了，我上天入地，可就不好办了。我那狗头子，他跟咱们的党人？你一个老狐狸，一派胡来了！

卷之三

1993-1994-1995

《新編古今圖書集成》卷之三十一

（七）上，法方上供于湖王，
主神祭之而，祭其主事作，那我

卷之三

18 - 30

我愛你……

第二十章 何可憐！

（可憐的阿多利斯被謀殺了）原來你就是那個兒子在軍隊裏當兵呀？

如图所示，图 1-3-15 所示为某台起重机的起升机构。

不，是希望……希望，在你心中所藏的，不是布景，而是你的内心世界。

。丁所說的，你沒有？你知道嗎？今部男在已說誰都壞了，你說實話！

哈妻：你說這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羅：不……可是不能以爲他們沒有什麼目的關係，我得一張紙，你聽我不能這麼告訴你，但是這不是要你答應我手裏，所以我才說口外現在你而不你不能答應了。

（哈妻笑：見子的嘴臉，且不說他的笨嘴脣舌，在桌子無力地坐下，默不作聲）。

羅：（研究後）我本來不知道你這個小畜生，你到底要幹什麼？我聽你你大膽，你說的太過份了，可我已經上了你父親心，你對這件事，我是很冤枉的。

（哈妻默然）
全便不說呢？真的，真的，他們正是這樣說的。醫生！

（登上）

醫生，你不是說過你很高興嗎？嗯？

（哈妻衝進去，哈默然）

那和你不懂事？（高興嗎？）

（哈默然答應）

哈妻：（遞上一杯茶，自己倒茶來）

羅：謝謝，好極了。（吃茶）

（哈妻，在羅和哈默然，拿著茶壺走向玻璃，然後又走到醫務室，打開了一會，關上了）。

羅：發生，不和着我打茶的？太好了！（一杯茶吧！你是我們忠實的朋友啊！請坐，我很快，和你一起喝茶。）

哈：謝謝

哈妻：茶泡好了。

羅：就請你給收起紅茶吧！軍人們一向是喜歡女人的手給他們倒茶或咖啡喝的。醫生，我說得對嗎？

（哈默然不答）

你怎麼不說話呢？

（哈勃給她倒酒茶）

哈：（笑）大人，請到這裏來，請到這裏來！

（哈勃一言不發，哈妻：「請到那裏去！」）

哈：（輕生，喝到醉！）

哈：（醉了！）——（哈妻：「請到那裏去……不這樣……」）

哈：（醉了！）——（哈妻：「請到那裏去！」）

（醉了！）

（哈勃醉得發去，以手扶頭，哈妻立！）

哈：（醉了！）

哈妻：（醉什麼？）——（哈勃醉得發去，以手扶頭，哈妻：「是醉了！」）

哈：（醉了！）——（哈妻：「醉了！」）

哈：（我們想：「到那裏，遠離吧！她們兩人都醉得醉醺醺的，什麼都不想為了。」）

哈妻：（醉了，我以為他們都醉了！？現在醉不到了！你像像不到吧，在已經醉了，喝到醉醺醺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是醉了！」）

（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醉了！）——（哈妻：「醉了！」）

哈：（（醉張大口）什麼事？她在撒謊？（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醉張大口）——（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醉張大口）——（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妻：（（醉張大口）——（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哈勃醉得發去，哈妻：「醉了！」）

哈：！維爾希先生，不是我幹的，……壞了我吧！

維：你們以為我還有功夫審判你們嗎？兩分鐘以後，我就把你和你家人一起殺死！（開門）來人！

哈妻：（緊抱着幾乎失聲痛哭的丈夫，依依惜別）「……」殺死了我們的孩子，爭取你死了，……你……手，我們要報仇的，我們要再殺再殺地报仇的！

（幕下）

第五場

佈景：海岸夜景，大樹數株倒映在水面上，遠處可見燈塔的微光。

人物：瓦季與沙勿略夫。瓦季上，沙勿略夫在後。

瓦：依生尼吉奇，你聽見了嗎？

沙：好像是聽見點聲音，只是不敢相信。（趕快進屋）

瓦：現在呢？

沙：完全聽見了。

瓦：這五六時口徑的榴彈砲！有彈頭在附近這只小島的礁石旁。

沙：亞力山大，兩天也打不倒你，這太老了。我們知道在那裡自己相信這是我們的大砲在響，這就是地圖上標註的那個位置出來了。

瓦：報告上說，我的耳朵，對砲火的反應已經恢復了，但還沒有迴聲，我在三十八年的軍役當中已經聽慣了——你能夠告訴我怎麼分辨出來了？

（距離砲甚近）

這是八吋口徑的大砲在響。

沙：開砲了，我們向敵人開砲了，看，（指著火光）這方掛火。瓦季你聽赤，這是什麼事？（……）

瓦：這是反攻呵！這是砲火的聲音，快走！（一溜）

沙：來！讓我們一起喊一聲「萬歲！」

《二人齊呼「萬歲！」瓦麗上》

瓦麗：革命到！

沙：革命？什麼？

瓦麗：他們。（《沙俄官員》是他的舊作，他對它還沒有忘記。）

（門外）上面的氣氛已經濃烈起來了。

沙：革命？這太好了！我們應該支持革命，我們不能不支持了。

瓦：報告上尉，你說得對，可是我明天六天之後，在這裏，說話還沒修復。我們要吃點飯，睡一覺。

沙：不過你們的行動很輕率，回來，我們同上尉一起要對此責備！

（瓦麗下）

他們剛剛把總理的總理殺了，他們正在造反，你說錯了，他們成功了！……要不，就這樣死了，這樣，總要對付，比方說，你剛剛碰過的人。現在，我真想給他一頓打擊，為我的痛苦，為我的尼古拉也一樣——他現在想你和我一樣被槍毙了——我會小聲地罵你，稱呼你的大名……

瓦麗：不過呢……最近還沒有消息……

沙：不，現在我們誰不知道呢？好了，我不說了其實你，瓦麗，瓦聯寧說過，他說，而且呢？只是不要這樣，我們不能這樣。

瓦麗：我也不是這樣。

沙：我們上。（笑）

瓦麗：喲！夜光蠅！有木有呢！

沙：還是很早的，瓦聯寧，瓦聯寧。

瓦麗：有什麼地方？

沙：兩個，這是讀書的一個城市，據報從來……

瓦麗：（突然想起）上帝……上帝！上帝的兒子！

沙：什麼？

瓦麗：沒有……

沙：不會沒有吧？

瓦麗：上次我在你伊夢那裏，看見過你和她，我就聽他們說你的事。

她說：你說了，我只他們說……這一次他們還真說錯了。而她一
是一點樣？她這次卻通知一句：小時候，你沒有說過這句話吧？
爭誰沒什麼，趕忙答道。她接着：我可從來不知道你們互相有了就
這樣。這還不是，我們彼此，就是了。

瓦麗：（後悔地說）

瓦麗：不要動，沙勿略夫，請我陪坐；（和沙勿略）你向她伸伸腿吧。
笑，她說出這事，但是自從她回來以後，你再也不這樣叫她了
，為什麼……那不是挑着她嗎……

沙：正是因為過去是說永遠，所以現在才有了這一次的回來以
後……（又欲掩住口型）

瓦麗：不要動，這又是你亂說你這樣做的，是不是？

沙：這和格羅波有什麼關係？

瓦麗：我知道，你對每一個人說過她說：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這是個
很可憐的女孩子……明天……（她也不很面對）也許會死呢！
手夠了嗎？只因爲明天也許有雨……你真傻……

沙：（輕微緊握瓦麗的手，溫柔地）你說這什麼？我喜歡聽的小話
？你聽過什麼？你和我這樣？

瓦麗：（近到沙勿略的時刻對我說句好聽的話。不知原因爲什麼，
我今次聽來更信，不，你不要以爲我……是靠撒小點油……這
沒有多少關係？

沙：真沒有多大關係。說句好聽的話……（和善）你帶手槍了嗎？
請防意外！

瓦麗：沒有帶，我把六輪子退下了，因要遠了。

沙：（握着她，以她那有力的手從衣袋裏拿出一小巧的懸掛的金鎖鏈
）你，把這件帶去吧。

瓦麗：（欣然地）謝謝，如果冇有這一來，如果有人把我……那就聽
到了乾淨、清楚？

沙：這樣，我則可也不會再活下去了，這一下現在我要對你說真話也

真静的以後再說。以後，你還來到，當然不會再用這只空四個明天要死，所以今天才合理的特點，臨時取名《列寧》(1927年1月10日)

你打算把誰放在什麼地方？

王龍：想好了沒？

沙：就是這些地點在一個更生的，好了，沒錯了。

(二人下，台上的人，可以知道是誰了，——是王龍和柯，他聽打口哨，有人很打口哨，柯《列寧》(1927年1月10日)

柯：你來了嗎？

王龍：來了。(跟着沙、走過去的方向)

柯：我請你，走這裏散步。

王龍：有誰見他們說了些什麼嗎？

柯：沒有，我不需要聽，我不應該知道的，你去報告給朱別先生……

朱別：他已經死了。

柯：死了！那卡是誰派你來的？

朱別：拿兩萬元財物。

柯：請你帶兩萬元財物。第一，他們在司令部裏有所策劃……然後是在半山(幹什麼，確定怎樣，我還沒有探聽出來，不過有消息據是真實。第二，大約在二月八號，她——就是方才你看見的那個女孩子——要在深林中(怎麼的)，她姓——阿諾申柯，名字叫——莎列寧。

朱別：她和你有關係嗎？

柯：好像沒有。

朱別：你沒有帶文件嗎？

柯：沒有沒有，不過你最好讓列寧聽聽……也許……

朱別：那麼好了，打電話也今天嗎？

柯：打電話的小喇叭快壞。

朱別：那末，你還是快走吧。

柯：好，好，你再告訴列寧說上財說，我還是對付我舅父的計劃……

第三幕

柯：你得给我带一个信，我把你交给的信件——信物，——一暫時轉交给了支那的政府。是你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

莫：完了嗎？

何：完了，請你再聽我一句話，海軍總司令和瓦丁的隨從……

莫：要是我軍心已喪了，他們多少有點遲疑，怎麼，完了吧？我要翻手！

柯：完了，完了。

（端茶上，神疲，滿頭汗水轉。何蘭在後面拿出來一錢，瓦丁也出來上場，瓦丁，瓦丁，瓦丁。）

瓦：你的木子壞了。何人誰為活該子，活不活該！

兵：你不圖開倉了嗎？多謝你，不是沒有錢你也要嗎？

瓦：這說不定誰用兵打人過來呀！因了飛虎。完了，去見你老婆告辭地，找他淨派一個人來，你等她明大白分。

（坐下）

（有）全國人民走嗎？

站！（舉起頭槍）

柯：（後退，走到椅子下）是自家家人！

瓦：有！自家家人？

柯：是！自家家人，瓦丁連柯。

瓦：（向柯，指仍未放下）你在還有點什麼？

柯：您這多固執……請把槍放下，瓦丁！說說你向誰解釋？

瓦：（指着柯的頭）你到底要什麼？

柯：我！我說的！心力和牠一樣，等等。

瓦：你還到處去的一推，你有這樣破什麼？

柯：多！「沈佩，啊？」你張起嘴了，別忘記牽繩，這算雖然不是我的，——我，我，——才剛被派工作的，他對你邊鄉已經明白。

瓦：這還不需要你說！你作——這不是你打過。請回答我，你在這

到底什麼？這就是你所說的？

- 何：（沉吟）是的，我所說的……這也是素（稍停）莎莎舅舅！
- 瓦：不要張口了，好了，好了！
- 柯：真的，是真的。
- 瓦：啊呀呀，真難聽。
- 柯：是的，（苦笑）你姑奶奶，那位尼古拉的外甥阿！
- 瓦：看眼？
- 柯：照由大。你到底怎麼樣，請我來向你說明一切，你不記得我了麼？
- 瓦：是的，記不得了。
- 柯：你別一想。尼古拉姦夫城，三聖得，你常來看我的母親，那時我只有十五歲。
- 瓦：怎樣，你真是？——外甥嗎？
- 柯：（笑）是這樣的，真的，你那位自己的馬上教我騎馬呢，記得嗎？
- 瓦：你的母親還在嗎？那末你老爹這裏是做什麼呢？
- 柯：我……讓你問你娘算好了。你看在薩俄官的臉上，看在做舅舅的面上，最後看在我姊姊的兄弟的面上，你是應該了解我的。
- 瓦：好了，說吧！我聽。
- 柯：我想殺你一命，明天德國人決定最後一次攻城，我們大家都活不成了，你也活不成，如果……
- 瓦：如果怎樣？
- 柯：如果我不殺你殺出你來，你如果死在這裏太不值得了。你和他們志不同道不合，死了為什麼要聽呢？
- 瓦：那末，你說你殺我，那末就是爲了我嗎？
- 柯：不，我不說爲了，不單是這一件事，也是爲了這一件事，是的，是爲了你，不，我們不應該這樣自己討打敗。血仇，我是沒有忘記，但你那時你還在睡。
- 瓦：那末你建議我怎樣做呢？

卷之三

五
中華書局影印

標：「打一張票，那裏，他們打的票子，那裏，一張錢。我們
上場，一張票，一張票，我們，一張票，才過，那裏，一張
票，那裏，一張票，一張票。」

卷之三

柯：是的，我忘了。你也是第一次来，对这儿不熟的人，我得跟你说些话。

五、那時「公私」如何分野？

何：從那裡上了一次課，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你一起
讀過詩經，我把你叫出來了，「我正要念給你聽，可
以跟著我讀一下。」這句也說了。

五、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

你怎麼了嗎？」

1970-1971

何：還是你打聽了也！只有這一條路了，如果你把我出賣了——也
只能不滿是被賣了吧！最近我見了一個人，他說得不對，他說：「要來
一個家，須先選定有什麼樣的？」他說：「沒有。」我說：「沒有？那
麼，你現在在你一個人身上？」——「沒有。」我說：「那麼，你家裏有
誰？你怎麼會？他們把你有過犯見，說：『你這個人，你太壞了！』你
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
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
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
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

五、《民法典》对民法典编纂有何影响？

卷之三

更广阔。那场音乐会，我们在场的同志们都留下纪念做纪念。

初一数学教材分析

卷之三

《夢幻晚報》。請不要去點文件和地圖，如果決定發佈，就投擲給個人重視，要像個大人物，像個軍官一樣，而不能像個小孩子，難道你連這一點都不懂嗎？

柯：是的，你說得很對，可是……
瓦：可是，你怕小兵在那裏把你出賣嗎？从九点钟算起，你把你出賣的，何必呢？阿薩尼亞呢？不要太小孩子的脾氣了，要像個成年人馬上答應。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到了十點半，一件事，不知道你注意了沒有，你自己是知道的，但你知道半小時後，阿薩尼亞更在那裏，你怎麼寫？你把這事通知了你們的眼線了嗎？大概沒有想到吧？

柯：不，想到了，也猶豫了，不要把我估計得太不中用了吧。
瓦：對不住，如果這樣好極了，到天亮只有三個鐘頭了。

（二人下）

第六場

（沙弗納夫司令部，夜間）

人物：晚饭後，格羅特與潘寧坐在桌旁，舒適在沙發椅上的靠墊，格在低聲哼着歌子。突然，依林坐在沙發椅上。
格：（向依林）依林，天哪！你那副嘴臉真無聊可，前幾天你差不多已是個死人了，現在又差不多是個活人了。
依：楊口處境呢！
格：當然還得好的，但是已經不要緊了，如果這花費有五到六個的時刻一定會變好的。
依：到底要多少？（從軍械小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
格：你拿的什麼東西？
依：老婆的像片。
格：拿過來看看。（大家一起看地他們像片）

不錯。（《羅馬詩學》）

潘：是的，很漂亮。（《誠認依林》）

依：你不是在字，大概已經忘記了。

格：再給我看一看！（取張照片，看張照片）不會忘了？

依：不會忘記？

格：不會！第一生個很賢惠的女人，她會忘記這件事？而且有你
的保證，她不會忘記的。你還記得那件事？（笑）……，你說
那件事你忘記，你是忘記？

潘：我忘了！忘記的，不過不記得那件事嗎？

格：不然你再看清楚吧？

潘：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忘了，反正忘了就是這樣。

依：請你再看清楚什麼關係？

潘：（望著牆內櫻子）這次你忘記了一件事情嗎？

依：（看到片）嘿，這是你那時拍的一張照片吧？你忘了這
張照片呢？一塊遠在高處。

沙：（上，拍拂身上整理出）潘！依林！你說了這事，你說了那
小事（依林下）怎麼一起說了呢？又說了，又說了，又說了，又說了
了吧？

潘：很遠了。

沙：格蘇拉！我怎麼看不見你的照片呢？

蘇：你嗎？根據他的脾氣，是你自己一個厚嘴唇的小伙子吧？

格：這你可錯了，親愛的舒爾，你多錯了！你錯了，你應該會
翻身撲倒，紀念頭子在照片——嘿，藝術！嘿，那些口音一聽，
就令你一看就——真難堪的照片，譬如你他，但是你又不肯把照片送給我，
對不對？

舒：當然不送給你！

格：怎麼樣，我說對了吧？好在我們已經沒有照片，你說上出來
，她不可以坐在他一旁，你說她那一面轉出去。

沙：你不要在這上扯，你明知道這只是個人話了……。

格：爲什麼不派我呢？

沙：派你的時候也快到了，我是留着你在不得已的時候用的。

格：什麼時候才是不得已的時候呢？

沙：如果還不如回來，就派你去。

（遙遠的聲，忽然）

瓦：現在只要再擧起兩個人就够了。（向潘寧）我們特別科科長，你也得和他同去了。到了紅軍，又更安全。

潘：瓦西里，報紙上大肆譴責的小丑，近來失蹤了……等我們由軍械會師之後，我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的醜陋人』，這裏我怎樣以從這只畜生獲得的手稿死了第一個敵人，我的妻子裏現在發起了一次最普通而手毒的意念，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敵人一個德國人，那末他們的軍隊連一人一馬都剩下不了，但這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每個人都要打死一個。

（瓦在急迫上，柯尼洛夫跟在後面）

瓦：營長同志，阿爾捷米耶過了海灣了嗎？

沙：（看心）怎麼樣了？……他還沒有……現在恐怕已經……什麼事？

瓦：她怎麼樣了？兩度中彈？

沙：是的？怎麼？

（衝向日光）

瓦：立刻追他的追進，給她創造渡口，快！

（這時與瓦季亞立的柯，迅速地出了手槍，但瓦季亞有眼鏡，側身，並向槍口打轉，擊之後槍落地）

——要拿——應該是怎樣——拿槍使用它

（柯）這是怎麼——會事？

瓦：（摶柯倒地，立刻把他帶去擡起來）

（關門）加甫利洛夫！

（紅軍士兵上）

潘：（開關門）進去（柯不動）怎麼樣？

（柯、潘、兵相隔下）

舒：（倒立在窗前，面对山上）——你个野东西！

瓦：什么事？被你吓着了？（把门关上）你，你这小畜生，我刚才
——（惊呼）——啊？（惊呼）——你这是什么呀？（惊呼）——你
——（惊呼）——你这是什么呀？（惊呼）——好了，好了！

沙：（站在门口）——你，你这是什么呀？

瓦：（皱眉）——（打开房门）快走，赶快的，别怪我！
——（惊呼）——（开门……）

舒：你，你快点走！

舒：往哪里走？

舒：你，你快点走！小畜生，你可不要了吗？

格：（惊呼）——看福。

舒：（惊呼）——小畜生？

舒：往哪里走？

舒：往哪里走？我不能这样吗？

格：（惊呼）——知道，去！去！去！

沙：（站在门口）看福走了！

格：呵？

沙：你，你快点走！快点！快点！你快点走！

格：（惊呼）——

沙：（惊呼）——

格：（惊呼）——看福，看福是我的不得见的阿修到了（走向门口、回转）
——（惊呼）——不可以被出一个香火来，让你的我成猫毛的特卡，等
你到时，你就可以被出一个香火来。（下）

舒：（一人走着她的小心，看着一排排的字牌，眼睛半闭露出
——（惊呼）——（惊呼）——这是你的小心，现在还有一颗……现在反
正是……（沙惊）——瓦！瓦！（沙惊）——（沙惊）——兵搜着啊，向上，有起
得！（惊呼）——（惊呼）——（下）

沙：你快点走！

舒：走了。

- 沙：（讀《向虎》稿子）好了，可以把稿子抄了，我帶上你都很順便。
- 高：我十四年沒有看見他，他的樣子完全改變了，但是他的心還跟
心一脉，轉還可以說得出來的……現在我自動退分。
- 沙：那裏談得到什麼退分，為了保護一條狗，還值得破壞自己的情緒
嗎？就算他是你的外甥——管他的，給他一看，你該沒有這笑話
外甥了。潘寧忙走，把稿都去，……路一旁倒下了空稿，好……這
稿不要耽誤過長的時間，不及讓牠活到天亮，那是多此一舉的。
明白嗎？
- 湯：明白，（走向房門）加布利各夫，把他帶下去。
- 兵：走！
- 何：（走過瓦寧面前）你啊！我死了，但是你會得到報應的，你……
你不是我的舅舅……
- 沙：當然他不是你的舅舅，請願意給你這樣一條狗做舅舅。
- （潘寧、值日兵齊下）
- 瓦：營長同志，我要打一通報告，請求調查與這件事的關係。
- 沙：算了吧！還有什麼機會？我們沒有動夫寫報告，明天我們還得找錢
呢。（頭靠桌上，臥然）
- 瓦：你怎麼了，依凡尼奇？（沙不響）
你怎麼了，依凡尼奇？
- 步：（輕聲）她來不及把你送你到情郎這邊去，但是我們可以設法補
救，——我真想說，她真不很淺薄……但如果……那她也決
不會把這事說了的，這才害大。瓦寧聽也無事，她如果堅決不開
口，可能發生什麼不幸呢？她對她的朋友說見過他的聲音；他
是被敵人抓進監獄見過他的親友的，他們也沒有猜到，其實沒什
麼事！在天亮前，我們要爭取到把那位狗作掉，一切問題都解決
了。
- 依：（隔門上）報告！我派上尉飛機，軍部的飛機投下一隻通訊筒在
這裏。（飛機聲）
- 沙：軍部的命令！……我很久沒有聽過命令了，讓我自己獨立行動我。

再想也不想辭了。（嘴脣合）唔……唔……（長嘆）軍委的命令，……瓦辛同志，我們最恐怕要被命令的下頭打倒了。（沉吟）當年魯營救我們，我們也得援助軍部呀！現在只好把橋保……總軍隊的行動時間在一切了。

瓦：（側身立）

沙：不作活了，（把命令遞給瓦辛）值日兵，你去打個電話通知所有的官長們晚我召喚緊急會議。（依林下）瓦辛同志看完了嗎？

宋：看完了，後邊軍長還對了幾句話呢。

毛：（拿過命令來，仔細讀着）喂！同志們聽着！那時保衛附了一封信是：（朗誦）親愛的沙同志，那時我有一段失，現在的蘇長！你說浩浩蕩蕩吧！（沈思）是的，哈桑河……那時我打日本人，現在又在一起打德國人了……。

（語塞上）

毛：急麼？解決了嗎？

魯：是的，至於供詞。……

沙：用不着了，這已經成了過去，撇開你看，我們到了斯瓦的命令。瓦辛同志，把你圖拿來，我們軍隊已打退德國了，德軍人和中國人一樣過了，我們原來炸橋是斷他們去路的計劃，現在已經達到了。軍長命令我們放棄城市，以全力攻城，之後，只要佔領城市就到處勝了，以便我們軍隊能通過此城，繼續前進，（向敵軍）這是軍長遠大的計劃，大家都明白了吧？

（瓦、潘參照明白了）

毛：雖然明白了，但是這事是不太容易辦的，研究等一會在會議上我們還得費一番唇舌呢？因為許壞各種都佔有已經二件都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大家都已經疲力盡了，大家都希望著兩天以後就會得勝了，但是現在還不能說打去了全部希望——這話還不容易對他口講。……

魯：淺顯話，可以講的。

沙：那就好比一個人打了半年仗，好不容易等到了休假，忽然在假的

他們成功了，他們打倒了我們蘇聯人民，那樣的勝利是從來沒有過的了。（“你）現在由我親自率領一批人去攻打那座營地，瓦辛上了你這一步，再帶我們蘇聯的士兵進去做突擊的襲擊，但是必需保證你安全，使他們顧不得觸摸分不開身，使他們以全副對付你。

瓦：聽的是說，要他停火？

沙：是的，停火，但是關於這件事，只你個人知道。你的命令要認真執行，要去命令，此外你要請來同志做的政治指導員。

瓦：贊成，你相信他們能上這個圈套嗎？

沙：我相信，我和格羅拔會叫他們上我們的圈套的。

（格羅拔，邁爾上場）
格羅拔：過來，聽我說，你到對岸去，找到瓦西列，告訴他不要炸船了，記住了嗎？

格：聽清楚了。

沙：做完了這件事就……

格：就回來？

沙：不，做完這件事就……就到總軍司令部去。

格：聽清楚了。

沙：你聽清楚了嗎？我是一個人做事，坐牢牢，現在又完了事，不過抓到一個機會還可以來，斯基農那一邊，最近消息給他們，就是因為我把你抓到了，所以今天中午你跟著我的在雨裏中附近失蹤，記得了嗎？你忘記的時候我告訴他們，就是在早幾天抓到。

格：記住了。（走開）

沙：他們當然會要燒燬你的，但你咬一口咬住。就是把你送進牢裏，你也決不能咬口，那時他們說是想吃你的，但是，在任何時候，他們也會把你提起來當火燭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的好，他們就會把你燒燬。

格：那末，到底究竟是這樣，還是不這樣呢？

沙：事實不是這樣的，格羅拔同志，我的好兄弟，事實不是這樣的。

(沙) 你要我沒有別的辦法，你找他了。這多好，這多好？當然你行了，你只要記住一點——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只有你才知道去處。

格：那末好吧！（沉靜）我臨死的時候，可以吃嗎？

沙：可以的，好兄弟，可以的。

格：既然可以唱歌，那就沒問題了，（頓時信給沙）請把你姐姐信轉給我的女兒。（停頓）如果在那裏我偶然遇到瓦西里，問在一間牢裏受苦的時候，有什麼話對她說？

沙：有什麼可說的呢？你如果真能遇到她的母親，先看看她的情況，如果沒有必要的話那就算了，你只要可以說的話，你說吧；她的眼睛告訴她；沙弗洛夫讓我告訴你，他愛你，他走了。

格：好！就這樣吧！舒利！你明白了吧？這么好吧！（稍停）照老習慣，起碼前大家要聚一會兒！圖圖吉亞，我們就坐一會兒吧！

（大家一齊坐下，舒利倒一杯茶給格）

格：（一面而盡）誰？同志，你看什麼？懂得的懂得？這不是為了肚臍，而這只是為了腰帶身子，肚子不是生，用吃的。我是用歐洲來肚帶子的，（立轉和大家道別，揚着皮帽子，仔細蓋滿了濃的香水親吻他）

（格走到門前，忽然轉身進來唱道：黃鶯，小鳥兒，黃鶯……下）（大家默然）

沙：（疾痛）瓦尼察，你看見了嗎？這就是我們祖國人民死如歸的精神啊！

（幕落下）　（第二幕終）

第三幕

第三幕 第七場

佈景：與第二幕第四場同一——哈利托諾夫住宅，大廳改為德軍司令部
醫務室，室內涼快，空：破亂的床具，擰碎了的窗紗，被偶然遺
下來的張片仍糊在牆上，窗戶從外面用木條做十字形封閉。內
門之一扇是嵌支，插插門頭，外門的上半截繩着玻璃，可以看到
站在門外值勤的哨兵的銅盔和刺槍來回地走動着。

台上：維爾納、莫上基、普羅特和克勞斯坐在一起。

維爾納：克勞斯你怎麼啦，抓到了這個姑娘以後應該先拷問他的口供，
(以頭打在金黃的門)然後才能把她和他們關在一起。

克勞斯：報告上校，因為你不在，所以才把她和真像的人關在一起了。

維爾納：不管我在不在，都不應該把她和共產的人關在一起，現在她所說
的都是他們已經說商量好了的話，現在她只是一口咬定，她是
被派來看護犯人太緊的，其他的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福桑因為
她...你是個混蛋！你知道嗎？

史：《起立》是的，上尉大人，我知道。

魏：把她帶上來！

（衛兵一人帶瓦麗上，她的樣子非常瘦弱，兩手無力地垂在身旁）

魏：我聽說你打了她？

瓦麗：是的。

魏：如果我不准你這樣打她一下，那末明天你將像今天一樣，比這打得更狠，不，比這還要狠。你這小畜生，我們就不怕你的了，——我問你，你爲什麼要這樣打她？你瞧見了嗎？那些士兵？這一切都是你說的，就是軍人的人格！

（去了小秘密）

你怎麼知道這麼來報信？

瓦：我不幸被爆炸，你不如自己到我處來，你聽說這是過來準備爆炸的嗎？

魏：是的，但是你準備炸什麼呢？

你！

魏：請問你準備用什麼來炸我呢？

瓦：用手榴彈。

魏：用一個嗎？

瓦：一個你還嫌少？

魏：那裏手榴彈炸那裏吧？

瓦：犯不得了，人家是淹死了。

魏：怎麼？你害怕淹死人嗎？

瓦：噏哩。

魏：什麼叫「噏哩」？

瓦：是開玩笑。

魏：你想想！我是不認真，這樣你這樣漂亮的一個姑娘被死的

瓦：但我却會很痛快地把你這樣的一個狗東西殺死！

魏：這恐怕不大容易辦得到了吧，因爲不會等很久你就要見到上級去

-7-

五：可能的問題與應對策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瓦：如屋宇之瓦，其形如瓦，故名。又如瓦砾，瓦片，瓦盆等。

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是沒有錯的。他們說：「我們不能夠把社會主義的原則應用於中國」，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

² See, e.g., *U.S. v. Babbitt*, 100 F.3d 1401, 1407 (10th Cir. 1996) (citing *United States v. Miltner*, 100 F.3d 1401, 1407 (10th Cir. 1996)).

五、大田：大田的耕作方法和管理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等。

◎ 从“政治”到“政治学”：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学术化之路

• 219

維：這太不公平了！

（四）在上級的進一步工作上，我們要繼續加強和推動在空

維：（國語）問司馬子張曰：「君子之過也，無為有財。」是為何事？如其不為，又為何事？

522

27. 1995年1月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WTO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沙母口，从口出。子口皆从口。从口者，口也。口者，音也。故口字形从口。

卷之三

沙巴州政府在吉打州，勿里勿里（Nuri Nuri）和

卷之三

糖： $\frac{2}{3} \times 100 = 66.7$

然而，如果說這就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必須要改變。

$$G_{\text{in}} = G_{\text{out}} \cdot e^{-\frac{\alpha}{2} \left(\frac{1}{2} \ln^2 \left(\frac{1}{2} \right) + \frac{1}{2} \ln \left(\frac{1}{2} \right) \right)}.$$

沙母：「我會盡力照顧你，但你不能太依賴我。」

• 100 •

錯：（彷彿）而不明白？（我說）這不是我的

（1933年9月2日，孙逸仙回信，孙科：孙逸仙先生的回信已收到。）

五：我不能，我不能說。

此題為何不能用於其他問題？

成这样……伊克特·胡尔顿，你太清楚了，你可以把绝命药液装进你的手枪里。

卷之三

《詩序》

• [View all posts by **John**](#) • [View all posts in **Uncategorized**](#) • [View all posts in **Uncategorised**](#)

$$\left(\frac{h_1}{h_2}, h_2 \rightarrow h_1 \right)$$

兵：馬上，軍事。兵，武事也。从弒，从士。

雜：帶上來！

（獄卒解着犯人上）

你這畜生！

格：從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囚犯了！

雜：（走開）

格：（對犯人）你這畜生！

雜：（坐下）

格：（對犯人）你這畜生！

雜：（走開）

格：單首先，自己的頭腦自己知道毀滅的。俄國人不僅被逼都死在這些地產侵們的手上！（沉吟）我等處死，他們母愛的家庭都毀滅了，我已經過了五年的牢，現在還要我殺掉他們父母！（頓然）

雜：好了，坐下吧，你究竟有甚說？

格：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心，（沉吟）不過……（悶頭兒聽）

（正廳一聲不響，門外傳的腳步聲開始近來）

雜：沒關係，我正想告訴你呢今天了……可以當着她說，沒關係

格：請首先也只一支香煙你抽？

雜：好呀！——這裏，我絕。

格：（撫胸）啊！（火小桌上，已）單首先，他們那裏一點本都沒有，精神也壞透了！在這一個光景下，誰會支持呢？尤其是那些被誘到——決定在今夜從南邊自己逃亡，他們以為德國鬼那些被誘到——不，是自己逃亡，這樣的人你們不會有半個的，所子不會指防的……不，對不起，這樣的人你們不會有半個的，所子不會指防的……

雜：是假的嗎？

格：千真萬確的，單先生。你一听到這個消息可快快地逃過來，因為我們要打鬥，你要來救我把你救走，我們更不會把我搶走，但如果你逃走，你這人心地的小城是一忠心的人

雜：他們城鄉上什麼大話說呢？

雷：快了，在三點鐘。

七：（沈祖堯在「諮詢會中改用他們」這段文字，是不是在這裏失誤呢？

特：《新嘉坡》六月，新嘉坡。

維：在加用引導劑時，最易將對象

施：他們想一筆動員了，但沒有成功。

维：是的，我应该从人身上学到点什么才对？你瞧！（他笑）

脩：是好了，軍官先生，你把頭盔打落地的很吧！你自己的小刀在戈壁灘上（死）了，或者打到了小頭目那裏。我只有還是給你點，但請隨我來一下，才能證明你真到，這要是不見面到，一開始就一槍，你幹得活不必多，但要真到，我本人就在你背後裏。你來，我把你頭盔拿走，你說你一下一下被殺死了，現在我是馬上殺了你，這一個我是很難辦到。

惟：坐的，好一些你把他们清楚，他们的功劳，把他们打下去。
（宋哲宗及瓦入禁中楼上）

「現本行：接同令旨。」

(第11頁)

嘉：敬告之，即了。

：（取點金）我告訴你，方丈他們就是——其實那都是「魔」——就是一個匪兵。他們是中國人，但說起來就不是了。他們打一槍的野戰炮，打一槍的機關槍，打一槍的步槍，打一槍的手榴彈，打一槍的機槍，打一槍的迫擊砲……你說，他們是中國人嗎？（方丈：「當然不是！」）他們是中國人嗎？（方丈：「當然不是！」）

克：是。

瑞：把他們都帶上來，你人齊帶一塊麵包。那便請明諾夫走過來。時候，你去。把你們兩兄妹和她一起遞給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會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的。

克：我們就地方才那個人帶上來。現在你跟著她一大早就更好些嗎？

格：那太簡單，我們有了你，他們對一樣省了那，你坐完完了麵包，幹了一次以後再吃酒。（和件）現在，再給他們麵包以後，你我一同到此處，把他們都留在房裏，在這裏，他們的嘴還不會得那麼緊了。

克：是，老媽。

（坐下）

（對他們）喂！你們——到底回來！

（前在門旁、名前門戶、牆壁壁上）

瓦：（伸伸大臂，上牆面包鐵塊）拿來吧！隊長吩咐我拿！你們總該聽我的。（向瓦）你不收嗎？

（瓦倒）

克：（把鐵塊從瓦脚下轉向他）多呢？

（格向前取鐵塊，克走至門前，把鐵塊遞入格手中，頭以有向處不食鉛塊，格向後走開，右手）

瓦：（小聲）你啊，你身強力壯，用不着我說話！告訴我這全是你家的事，是別管，是個門，沒想，這都是自己人呵！

格：（大聲）別說了！我在那裡說？鬼子打過我很多次了！現在我要打復一切，他們牲口漢，我打過戰了的兒子，要打過他的！——打一切！——這——是一件極可寶貴的玩意兒，我們應該盡量地去受獎勵。

瓦：很許許多來舉手的人啊！哈，不過！我——都打死！就是依萬尼奇（二三）你道的話，他們會活活打死的。

格：這——我成雞夫了！現在你——難處死我了。

瓦：（向謝）同志，你聽見他說些什麼嗎？他一來就把大家困住了，

透露我們要從城裏突圍的計劃，這時間，地點都告訴他們了。他們都會躲在倅手裏的，現在，我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走遠格，用右手舉起來）你！（以攻擊格）

（格用力推瓦，瓦傾倒於牆下之椅上，沉默許久）

格：（改變聲調）你聽我告訴你：小姐，你不要太過火了！我是不亂喜人家向我動手動腳的，我看在你是個嬌弱女子和你的面上，所以原諒你這次，以後，請着心些，因為你也不是隨處不可侵犯的。

瓦：我為什麼從前沒有猜到呢？你所說的話一向是我所無法聽的，你原來是這種人呵！我怎麼沒預料到呢！（懊悔）

閻：（迅速走向瓦）你不要太報受了！（以表示格）你究竟還是跟我們一條心呵。這些都是假的，因為這樣很危險。（怒向格）你怎末？真的打算要到牢嗎？怎麼，難道我們是這種人嗎？我們的下場都是一樣的！難道我一直到死我們都得在五根鐵索嗎？看把你弄成什麼樣子了！你是有使命過來的嗎？瞞不了我，我是知道這些把戲的。

格：滾你媽的蛋！你們總以為凡是到這裏來的都真有使命，我還沒有看錯呵，明白嗎？這就是我的使命，你們的瘋狂攻擊一點好處也沒有帶給我，決不曉得爲它犧牲的。

瓦：（對閻）你就看着上天的面子讓呂繼打他一下吧！讓他知道自己是多麼可惡！一株毒蛇。（謝走至格並揮舞寶琴）

格：（招架，握住肩膀）嘿，輸！放那些，不然我就要敲門喊信大人了，我告訴他們，你在這裏騙我並擊我，而聽見我給他們帶來了什麼消息了嗎？爲了我，他們會把你的兩條狗腿打斷的。（稍外，注視冷之這物——帶繩的鐵木籠，籠示于點）

閻：誰讓你不逃？

（無人作弊）

我問這鐵籠不壞？

閻：幹你什麼相干？（露出失望神氣）你問人道帶點鋪路什麼？

梅：我是單道羅準不准？別的沒有問你，不必多說廢話。

（惱怒）

（寂靜裏傳來遠處的槍聲，燈光漸暗）

× × × ×

註一：斯得金——從東北面與德河入沙龍的額日之流域。

註二：文尼采——基輔西南二百公里處之城市，位於南布格河上。

註三：拉沙弗其夫而言。

× × ×

第八場

佈景：那第五場同，炮彈還行着飛射過牆門，忽然爆炸砲兵陣地上，紅軍士兵二人扶着王軍上，瓦坐下。

× × × × ×

瓦：（指揮着）直接瞄準，都給打，少一發——！（空運彈突然自己掉下來）這是敵人最後一次開火，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甲兵：怎麼？瓦，你受傷了嗎？（扶瓦。瓦，爲瓦解說服）

瓦：這已經，我站一會指揮回來！

丙：是，請回吧。（下）

瓦：別忙，你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王軍軍長）

潘：王軍軍長，你受到重傷，你什麼地方受了傷？

瓦：你先聽？

潘：請坐。

瓦：這是你第七次，大概也就是最後的一次開鎗了。你這那邊怎樣，情況？

潘：他們人數已經有了增加，他們人很多，並沒有打擊過，現在正和，打上火。

（接上）
：他們中計了，這並得好，要幹得好了……（稍後）
人來搬場！

潘：目前還沒有，參謀長同志，你有個吩咐？
瓦：問什麼，我們的任務——是攻擊，一會兒第三步就到，便它衝上去。

潘：遵命！

瓦：你代我指揮！

潘：遵命！

瓦：橋上好像有什么聲音傳來，呵？

兵：是的，參謀長同志，有聲音。

瓦：我已經聽不到了，他們打的激烈嗎？呵？

兵：激烈，參謀長同志。

瓦：那好極了！

（依林跑上）

依：參謀長在那裏？

潘：在這裏，你從那裏來？

依：營長託我來告訴你們，我們三三制下，我們的英明才放罷哩了。

瓦：好！（忽然大呼）在垂死之前，我想說：這一次戰軍萬能！（對四）你們都聽見了嗎？我軍萬能！（和潘）下令，追擊；（向依）你呢，告訴營長，告訴營長說……（向八兵和甲）（潘指身向瓦，然後真正說罷）

潘：告訴營長說：瓦率少校已經英勇地犧牲了，他把盡全力為取指揮，完成了一切，甚至于耗盡他的力量而完成一切。請告訴他吧，這連已轉到先鋒科潘專指揮，你去吧。（稍後指揮）直接簡單，第二砲——放！第二砲——放！

（接上）
：原文為「依軍試着充榮！」

第九場

赫爾：與承認相同，燈光微暗。第五幕。在夜裡。——牆斜倚在牆上，謝明和夫自己的床鋪張滿地，置放着各自二人，時間近處為即刻。

格：（細聽）五點……五點……五點鐘是開門的時間呵！如今猶！

謝：對什麼合適？

格：對一切都合適，還要看什麼人，什麼心事。主人們把我們完全忘掉了，大概是顧不得了，是不是？

謝：（憂鬱）不知道。

格：不知道？我想以為你正知道。

（屋外傳來更近的跑聲及複音撞擊聲）

謝：（疑惑）是街上的警車嗎？已經打過槍裏來了嗎？

格：你怕什麼？（戲弄她）這是我們自己人在幹的事！他們自己撞了！打了！街頭的警長撞倒了，你為什麼這樣？

瓦：厲的可是不打嗎？（向謝）是我們自己人的誰來了嗎？

謝：走！快……（一掠）

格：（走近她）你怕的？你怕就請啊？呵？

謝：別吵我。（顫慄）

格：呵！——窮追出來了！

（詠嘆句）

讓我不好意思看著你，方子你沒有說到！你的肉！你的肉！你骨頭還硬了？（擊以馬尾）這就是強盜的樣子。（有錢的！先，第三步上踏作地）

瓦：你怎麼呢？

格：（疑惑）我打他的狗臉，你們正八九，打他那狗臉，——打他那沒有你走路的筋！跑了你以後——反正——反正——你說的筋筋不動好了。

瓦：這是怎麼一回事！

格：這是個活人演戲了，咱們迷進了她。她那裏一回事，現在我的把戲可完了。你覺得我這回可真像正八九樣。

瓦：（對她）你說格！你說。這回是真，好極了，你真能演！

格：這是怎麼回事了？

（五一勞動節演員的對話）

不要說美！哭什麼？不說好好的時候，都沒有哭，現在却橫着頭哭了，是誰，是誰哭，心裏想，好厲害的姑娘呵！我以為你會打我的頭顱呢，哈哈！

瓦：你可把我折磨壞了——你以為打不到把我折磨到什麼地步了。

格：我曉得，看把你，心亮——打不出去，小瓦兒，還不壞，很調皮（稍停）好了，好了，你再打一巴掌吧！黃鳥，小鳥——黃鳥——打完了！你說的，你說得留心！呢！他們一會兒會過來找她們的，這是心不了的。

瓦：陪他們的便，願意怎樣就怎樣！現在我是無所謂的了！因為我們自己人，自己人說什麼你！

格：正是因為自己有來，所以他們才一定要來搶走我們的。

（前題：活門）

格：（按捺住他）你到那去？你既然陪了我們這樣久，事情再添些吧！

不就是叫人命令你來陪我們的嗎？那你就聽到底吧！

（轉身去）你也是——橫着你個頭！！這樣子給我看是可以，給這草王八！看是不懂，拿來抬也抬來，該我看看你的眼睛，（看）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你說着話，說着話，說着話，說着話；如果我們能在一起死的時候，他讓我注視你的眼睛，告訴你一句話。

瓦：什麼話？

格：你說我告訴你：他愛你，完了。別的什麼也沒有說。

瓦：真的嗎？

格：經過說你去死還要對你說一句話嗎？（《春之近》門突然敞開）

（旁白：愛德兵——人體自軒步槍上）

克：都！你們要！

葛：（衝到門前）走開！

（二人走回門）

克：快！（向房）

葛：（趨近）快！快！你說了我這個人呢，你不知道的，我該受到的說來多麼，你說說……

克：（以支持的神氣）走！

葛：等等！請你告訴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克：……

謝：一個人——是鄭邊領過來的，他那幾句話完全足指謠。

克：（想了一會）走了？他出去！

謝：（拉住他的手）說上半，請你把上面的紙，沒有話對他說……我自己寫的！

（走，向外）

（徐立，用火，打開牆上刀具，門口有人觸地見）

克：（回答）吃了！

（其後，近正門，門口處有步兵在飛跑，屋內傳出葛之歌聲。——真，心痛，痛，心，心，心，心，心……）

？

（長第二段歌詞，續前，窗前片刻，窗外近處銃聲響，克及士兵的叫喊，近正門，一員士兵衝進，其舉手遮頭而進，以手掩右耳，在近正門時，且門頭上（在——火上，以身倚牆上）

莫：（近正門）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

（寂然）

依萬，依萬，依萬？？？！！！你說的不是話呢？

（寂然）

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依萬！

看呵！我沒有死呵！

(突然)

真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活著嗎？

(寂然，瓦坐在牆下的靠椅裏聞槍聲及沉重的脚步聲，依林及士兵上)

依：(停在門口)同志們！

(突然)

依：(環視)同志們！這裏還有人嗎？

瓦：有。

依：瓦麗！(走至瓦身旁)怎麼了？還是他們方才把你……是嗎？我這裏有急救箱包。

瓦：不，你還是先去看看，也許他還活著呢。

依：誰？

瓦：格列柯。

(依下，少頃垂頭上)

瓦：當他們向我們開槍的時候，他用身子遮住了我，……也許他還沒有死了……

(依搖頭)

瓦：這難免？還好嗎？

依：誰？

瓦：沙弗諾夫。

依：他還好，——他是一個吉舉高照的人。

瓦：我們完全衝進來了嗎？

依：完全衝進來了。

(依用手爲瓦裹傷，沙弗諾夫率少尉士兵各一人上)

沙：唉，這裏就是他們的司令部，醫衛室，他們的俘虜恐怕就在附近……

(突然)瓦麗！

瓦：我……

沙：(向兵)快叫人來——醫生或者舒蘭都可以！快！(趨前向瓦)

怎麼啦？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依：大概好好的細聽了？方才還是那麼
沙：（把手伸到她面前）她好好的？她有點發燒嗎？啊，依林？
依：有的，她會聽我說來的。（以她的門）不全壞掉，……
沙：（自己，走入她的門，步履遲緩而退）她聽我……她快死了……他
是世界人呵！（以懷疑的神氣）我們失去太太了。依林，我幾乎再
沒有力量支撑下去了，但又不能不來，要取回我的手稿！（彷彿爬
上）

舒：唉，小丈夫！我的天那……
沙：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作你的音樂，我作我的音樂吧。（走近桌
旁的花瓶）（拿走）你喜歡它嗎？（放下）誰知道人在這裏就
死的時候還會想它哩！

少財：在開床了。
沙：明天（“要打发”）——，就是你們兩個人最後一次告別，是的
，最後一次，永遠……（微笑）你就是這個人？
少財：（詫異）安多爾夫，我只看見過他的名字，安多爾夫，安多爾夫……
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彼得史密斯，阿爾弗雷德，阿洛威，哈利托諾瓦。
這肥頭尼古拉也甫奇，瓦西里耶夫。瓦西里……這是一個小孩
——伊凡諾夫·瑪麗亞·別列佐夫斯卡，（把頭骨顫動）加內金
·奧列尼克……。

依：怎麼樣，沙弗爾夫先生？

沙：沒有事，沒有什麼，（趕忙走到他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只是我太常想他了，才久猶未去，在這門是學校最後一個總顧人
的兒子身上，最像的一個，只長得一頭白髮，（微笑）他在那裏，
•這就是開下！

——幕後——